

宋文鑑

和16  
339  
2





利  
292  
2



宋文鑑卷第一

朝奉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禮部郎官臣呂祖謙奉

賦

五鳳樓賦

籍田賦

端居賦

大蒐賦

洞庭賦

矮松賦

聲賦

春雪賦

君可思賦

五鳳樓賦

梁周翰

王禹偁

种放

丁謂

夏侯嘉正

王會

張詠

錢惟演

楊億

梁周翰

所錢  
寅鞠



伊京師之權輿也遐哉邈乎驗河圖之象按輿地之書宅禹貢豫  
 州之域距天文辰馬之墟因四履建侯之地為六代興王之居城  
 浚而都派河而渠結坤之絡振乾之樞星蕞櫛堵我民之廬海漕  
 山膾我田之租勢雄跨胡氣王吞吳茫茫萬國魚貫而趨惟 聖  
 皇之受命應期運而握符光潛躍於龍德踐元亨於帝衢道德何  
 師尊盧赫胥揖讓何比陶唐有虞英略神武威憚八區封豕必誅  
 長鯨盡列虎皮包刃鴿板搜儒墜典皆索闕政咸鋪成天下之大  
 務若電奮而風驅乃顧京室時行聖謨陋宸極之非制稽紫垣之  
 舊圖且曰不壯不麗豈傳萬世禹之卑宮蓋勿暇之計堯之茅茨  
 非經久之制矧象魏之縣法伊億兆之所視況我力如天我貲如  
 地不漁爾民不牟爾利一毫之費差足為易乃詔其工度景之中  
 因舊謀新庀徒僦功臺卑者崇屋卑者豐棟易而隆椽斲而蕞去地百丈在  
 天半空五鳳翹翼若鵬運風雙龍蟠首若鼉載宮丹楯霞繞神光  
 何融朱楹虹植晴文始烘繡楣焜耀彫棋玲瓏椒壁塗赭綺窗暈

紅雙闕偶立突然如峰平見千里深映九重奔星墜而交觸靈景  
 互而相逢門呀洞缺若天之裂縱舉百武橫駕六轍金鋪燦人光  
 景明滅舞陽之力莫得而排叔梁之力胡可以抉其下則冠蓋威  
 蕤劔佩陸離車如流水待漏而馳駕肩排踵兼蠻渾夷萬眾紛錯  
 魚龍尊卑咸去來之由此競奔湊於玉墀亶皇風之無外豈朝盈  
 之有時三事庶尹乃拜表蕭牆謁帝未央以落大壯登壽永昌曰  
 元聖明兮帝道昌威四海兮君萬方時高闕兮冠百常赫 宋德  
 兮垂無疆瞻天顏兮獻壽觴願君王兮長樂康帝曰俞哉爾觴且  
 置當聽朕言庶曉朕意頃於戎馬之暇詳窺歷代之紀乃知乎夏  
 德之衰璇室自此商政之壞傾宮大侈楚王章華一身何寄秦皇  
 阿房二世而棄漢武柏梁孽火隨熾陳后三閣義師尋至豈非乎  
 禍生於漸欲起於恣亦如崇飲不已必至昏醉嗜色不已必至乏  
 瘁遷怒不已必絕人祀窮兵不已必暴人齒甘諛不已必杜忠義  
 溺讒不已必斥賢智亡國之君未嘗不爾朕皆知之得以趨避淫



於土木雅不如是美其成功良以爲愧不舉君觴恐驕朕志其大者天地所重者神器尾虎足冰終日惴惴當其重之勿使顛墜謹謝公卿無忘納誨羣臣乃退咸呼萬歲

籍田賦

王禹偁

臣謹按周制孟春之月天子親載耒耜籍田所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王醴酪粢盛于是乎取之恭之至也自周德下衰禮文殘缺故宣王之時有虢公之諫秦皇定霸鮮克由禮漢祖龍興日不暇給孝文孝景始復行焉昭帝弄田亦其義也後漢永平中明帝東巡耕於懷縣非古制焉魏氏親耕闕百官之禮蓋草創爾晉武太始之年略修墜典宋文元嘉之代亦舉舊章齊用丁亥之辰梁以建卯之月後魏北齊沿革有異隋朝唐室文物可觀太宗行之于前明皇繼之于後自茲已降廢而不行將煥先農必待真主 皇家享國三十載 陛下嗣統十四年武功已成文理已定乃下明詔耕于東郊百執悅隨三農知勸禮官博士蹈舞而草儀甸師嗇

夫諠詠而供職右拾遺直史館王禹偁再拜而颺言曰耕籍之義大矣哉千畝之田三推之禮所以教諸侯而事上帝率人力而成歲功實邦國之彝章皇王之大典昔潘安仁賦之于晉岑文本頌之于唐今王道行矣王籍修矣神功帝業煥其有光宜暢頌聲以播樂府謹上籍田賦一章雖不足形容盛德亦小臣勤拳之至也其詞曰

十四年兮帝業遐宣寰區晏然乃順考於古道將躬耕乎籍田務本勸農稽前文而備矣事神教養舉墜典以行焉萬國歡心而懌懌百官供職以虔虔章儀注於有司議沿革於遺編築壇墀之三陛開阡陌之百廛文物聲明合禮經而有度旌旗衣服應方色而不愆旣而屆孟春擇元日太史先奏天子將出是月也道人徇路星鳥中律當東郊之迎春是東作之平秩 皇帝於是卽齋宮辭帝室戒錫鸞嚴警蹕乘青輅以有威嚴朱紘而無逸佩乎玉也懸藜之色蒼蒼載其旂焉千呂之雲鬱鬱屬車負播殖之器後宮獻



種桂之實紅縻黛耜服葱菁以陸離縹輓紺轅駕蒼龍而飄欵太  
常之禮具舉司農之屬各率甸師掌舍警御陌以惟嚴封人野廬  
設墮宮而靡失於國之東干官景從風清塵而習習雨洒道以濛  
濛時也木德盛陽氣充春芒甲坼青青兮蔥蔥春土脉起油油兮  
溶溶冠蓋蔽野珮環咽風狀浮雲兮隨應龍旂幟張日車徒塞空  
若眾星兮環紫宮修農事以惕惕襲春服之重重爾乃配少皞祠  
先農尸祝無媿豆邊以供太牢之牲薦之而肥腩太蒞之樂奏之  
而春容於是修帝籍勞聖躬撫御耦以無怠履游場而有蹤將循  
乎干畝之制豈止乎數步之中耕鉤盾之弄田但矜兒戲修建康  
之春籍未煥農功有以見萬乘之尊三推而舍或五或九降殺之  
義有倫爾公爾侯貴賤之班相亞嗇夫灑種以斯畢庶人終畝而  
告罷千耦其耕煥乎禮成播百穀兮率人力謂載芟兮揚頌聲將  
見乎餘糧棲畝腐粟如京神倉令納乎黍稷以備粢盛廩犧氏收  
其藁秸用餉犧牲親畎畝兮化被重民天而教行自得訓農之實

非貪慕古之名然後下青壇歸絳闕百姓知勸羣后咸謁在鎬之  
宴啟訶虞之音發獻萬壽兮懼呼奏九韶兮鏗越開三面以行惠  
宥五刑而審罰恩流於孝悌力田德被於雕題辨髮興五土之利  
固必躬而必親同三代之風復不矜而不伐大矣哉籍田之禮豈  
三年而不為躬耕之義將百代而可知我所以舉久廢之禮定不  
刊之儀慮弗勤於四體將有害於三時務農桑兮為政本興禮節  
兮崇教資民乃力穡歲無阻饑神農斲木之功我其申矣后稷播  
時之利我得兼之供秬鬯以斯在介豐年而有期丕顯事天之禮  
誕訶祈社之詩祀山川兮神鑒明矣配祖考兮德馨遠而永錫純  
嘏用光孝思乃作頌曰倬彼東郊公田是闢大君戾止言耕其籍  
帝籍既修乃及公侯親爾耒耜勤爾疇言采黍稷祀於圓丘億  
萬斯年以承天休又曰倬彼東郊耕壇其崇大君戾止言訓其農  
農功既督乃知榮辱爾家以給爾人以足言奉烝嘗遍於比屋億  
萬斯年以介景福



端居賦

种放

予嘗闔扉而居不樂他游未嘗以一詞輒干公侯以借浮譽門外  
 苔封草織非知己之深者無一造其居或罪予曰嗟乎明逸上有  
 明天子賢執事子獨貧且賤恥也又易稱君子以貞凶子其有是  
 乎予退而作端居賦

山鳥寂寂梧陰晝碧窮居退夫耿然不憚精神沮而徜徉冠履陋  
 而踧踖類沈酣而未醒豈執迷而莫析固貽譏於獨善尚多言而  
 自釋鯨鵬雖大無風波而何益胡粵萬里捨舟車而奚適在聖賢  
 雖有志於下民孰能無位而立辟況子才不迨於往哲名器敢期  
 於苟得在得喪不忘於明聖顛沛必思於正直終皮弁以自守惡  
 鷓冠以假飾進不妄而嘻嘻退不怨而戚戚故孟軻有言雖有鉉  
 基不如逢乎有年顏氏幾聖樂在陋巷亦將育乎令德茲窮通之  
 自信匪古今之可尤願竊位而擇肉兮子誠自羞寧守道而食芹  
 兮中心日休予將息萬競消百憂養浩氣於蓬茅之下飲清源於

淵默之流侶鸞鵠兮雲霓之表終焉泯眾議之啾啾

大菟賦

丁謂

司馬相如揚雄以賦名漢朝後之學者多規範焉欲其克肖以至  
 等句讀襲徵引言語陳熟無有已出觀子虛長楊之作皆遠取傍  
 索靈奇瑰怪之物以壯大其體勢撮其辭彩筆力恢然飛動今古  
 而出入天地者無幾然皆人君敗度之事又於典正頗遠 今國  
 家大菟行曠古之禮辭人文士不宜無謔詠故作大菟賦其事實  
 本之於周官歷代沿革制度參用之以取其麗則奇言逸辭皆得  
 之於心相如子雲之語無一似近者彼以好樂而諷之此以勤禮  
 而頌之宜乎與二子不類辭曰仲冬

天子嚴祀事答神祐佇農隙謹蒐狩踵教本稽典舊禮容左右武  
 事前後等尊第卑上長下幼人民豐濃物色繁富蓋亦閱軍實於  
 介冑非徒恣遊畋於禽獸者哉前期命虞人以采芟蒼芟擁遏草  
 木蹏枯原隰砥闢視軍眾寡度地本末高表四立坦場中豁限田



防而蘭織志轅門而旌揭青龍白虎擁護乎行在之所左罕右畢  
分張乎侍衛之列風蕭蕭而野鳴雲陰陰而晝結麋鹿狼狽以投  
林狐狸踉蹌而遷穴由是司馬舉職羣吏咸秩各有司存皆給名  
物備法駕而六龍集開武庫而五兵出輅車金玉旂章日月戟牙  
刺舉旄頭雪密畫蚩尤於旆顛匣干將於劔室騏駼妥貼以負輓  
驪騖徘徊而轉軼召伏飛以前導命玄武而殿卒目恍羅列神驚  
比櫛師勅戰法帥董戎律始建旗以誓眾亦斬牲而戒失所敗之  
野備物咸畢外事尙剛戊日惟吉 上乃乘七騶擁六軍白旄方  
下於北極黃纛已舉於應門服章天地車駕風雲日隨月侍嶽走  
川奔列缺收聲而聽蹕豐隆鼓力以扶輪隊仗乎八百諸侯殿呼  
乎七十二君煙霞錯雜以垂地河漢顛倒而失源靈祇懾慄怪物  
騰騫顛帝蒼黃而廢職元冥倏閃以馳魂嚴方離於大內盛已列  
於平原馮表云已銜枚而前蛇陣翼張虎賁環匝鼓以三闕圍不  
四合律戎索以濟濟飭軍威而燁燁鐸再振而鐃再鳴弓斯張而

矢斯挾爾乃驅百獸當一人弓工操軒轅之弧奉御羅氏設商湯  
之網擁羣熊羆之爪距摧折虎豹之心肝分裂射必三獸發則五  
紕電逆毛羽星颺角牙肉墮庖丁之刃血濺魯陽之戈諸侯卒事  
以儼雅百姓突圍而交加 上方斂綏以慘愴眾乃靡旗而誼譁  
圍開一方憫盡殺也捨順取逆彰懷來也出表不顧恥逐奔也等  
別三殺貴宗廟也得匪上以顯孝思下以不憊乎鳥獸之肉不登  
器者無取貔虎之士罔用命者有誅警進退於鉦鼓習威儀於卒  
徒戎事同鑾輅迴軍聲振而萬國聳立天仗指而九門洞開郊饁  
獸而禮之勤也廟獻禽而神其享哉以勞飲至以能策勳刑必加  
於其棄爵乃及乎眾尊如是則不曰暴天物不曰教民戰于以辯  
名號而訓仁義于以昭文章而明貴賤也下臣竊詳三代之書頗  
究二王之典大閱之制昭然義見軍旅之事闕教則失利祭薦之  
制非理則不獻施信賞率怠倦使夫民知方兵識變莫若示蒐畋  
而敦大勸也後之王者反禮叛經荒樂誅殺放懷蕩情借如漢武



於古詳明博搜聖書廣召文英講評謨訓華飾聲明凡曰大樂闕焉不行乃窮畋極獵誇國耀兵隔蜀羅設跨秦戈橫驛卯天死猶彼愁聲以至欺猛狂而手格喜暴惡以力爭豈殘忍之足恥雄豪勇之所京下垂歷代不能變更魏晉而下離合衰瀛咸局促以僅守曷禮樂之能興粵抵李唐時惟會昌彼文明二帝實驅馳百王大畋之義猶或廢亡者若 陛下自膺寶命臨萬方動必法度舉皆故常緝犧軒之絕緒新姬孔之舊章郊焉而五帝肅肅享焉而百神洋洋九年三月升于糾壇十有三年躬耕籍田心以民本事由禮先謫王滿嗜慾乎馳騁斥帝徹瞽瞍乎神仙故天地不能藏祥而祕瑞日月無以示譴而戒愆甘露降而區宇澤景星燭而氛祲蠲總治本操化源措慮寂爾存神泊然是以發狂之心無自入焉下臣以謂大蒐之典周公制於往古 陛下行于今茲中間數千餘祀咸杳昧而不知彼唐漢之士修崇禮儀封禪之徵誕明堂之說奇此數事不詳於堯舜文武之書臣竄敢狂斐而陳諸所以

賦大蒐而詒盛禮也俾千古知至德之巍巍

洞庭賦

夏侯嘉正

楚之南有水曰洞庭環帶五郡淼不知其幾百里臣乙酉夏使岳陽抵湖上思作賦明目披襟而觀之則翼然動足然跂標然駭愕然怡恍若駕春雲而軾霓浩若浮汗漫而朝躋退若據太山之安進若履千仞之危惜若無識智若通微跛若不倚踰若將馳耳不及掩目不暇逃情悸心嬉二三日而後神始宅氣始正若此不敢以賦爲事者二年然眷眷不已一日登崇邱望大澤有雲崢兮興歔兮止興止未霽忽若有遇由是漬陽輝沐芳澤觀一異人於巖之際霞爲裾雲爲袂冰膚雪肌金珮玉佩浮邱羨門斯實其對因言曰若非好辭者也臣曰然然則若智有所不通識有所不窮用不通不窮而循乎無端之紀若得無殆乎臣又曰然然至極則物應思精則道來嘉若之勤無譁無談吾爲若稱云太極之生曰地曰天中含五精五精之用而水居一焉水之疏邇則爲江兮遠則



爲河積則爲瀦兮總則爲湖若今所謂洞庭者傑立而孤廓然如無區其大無徒含陽宇陰元神之都暖曖昧昧百川不敢逾有若臣者有若賓者有若僕者有若子者有若附庸者有若娣姒者有若若禹會塗山武巡牧野千出百會咸處麾下每六合澄靜中流迴睨莽莽蒼蒼纖靄不翳太陽望舒出沒其間萬頃咸沸疆而名之爲巨澤爲長川爲水府爲太淵縱之不踰跼之不卑乍若賢人以重自持誘之不前犯之愈堅又若良將以謀乎邊澎澎濞濞浩爾一致又若太始未有仁義沖沖漠漠二氣交錯又若混沌凝然未鑿此乃方輿之心胸溟海之郭郭也三代之前其氣漢落浩浩滔天與物迴薄滅木襄陵無霽無廓上帝降鑿巨人斯作乃命玄夷授禹之機隧山堙谷滌源暢微然後若金在鎔若水在工流精成器夫何不通是澤之設允執厥中既異其性遂得其正有升有降有動有靜臣應之曰升降動靜可得聞乎神曰水之性非圓非方非柔非剛非直非曲非玄非黃劃象爲坎本乎義皇外婉而固內

健而彰降以姤始升以復張其靜處陰其動隨陽六府之甲萬化之綱式觀是澤乃知天常若乃四序之變九夏攸處烘然而炎沸然而煇羣物頌洞爍爲隆暑澤之作頎然其容若去若住若茹若吐靈趨怪覲杳不可覩蒸之爲雲散之爲雨條忽萬象如還太古真可嘉也若乃秋之爲神素氣清泚肅肅脩脩羣籟四起澤之動黝然其姿若挺若倚若行若止巽宮離離爲之騰風蒼梧崇崇爲之供雲四顧一色黯然氤氳其聲瀾瀾若商非商若徵非徵東溱海門一浪五千里又足畏也言其狀則石然而骨岸然而革氣然而榮降江然而脉有山而心有洞而腹有玉而體有珠而目穹鼻孤島呀口萬谷臂帶三吳足跬荆巫或跂然而望或翼然如趨彭蠡震澤詎可云乎臣又問曰澤之態已聞命矣水之族將如何居神曰大道變易或文或質沈潛自遂其類非一或被甲而遁或曳裙而迓或禿而跋或角而蜿或吞而呀或喙而牙或心以之蟹或脩以之鰕或修臂而立或橫鶩而疾或髮於首或髯於肘或儼



而莊或毅而黜彪彪玢玢若太虛之含萬彙各備其生而合乎羣者也臣又問曰若神之資其品何如也神曰清矣靜矣麗矣至矣邈難知矣肇於古古有所未達形於今今有所未察非希非夷台其心於自然然後上天入地把三根六況水居陸處夫何不燭彼鞞鯉之賢轡龍之仙乃吾之肩也其餘海若天吳陽侯神膏醜齷而遊曾不我儔臣又問曰易稱王公設險是澤之險可以爲固而歷代興衰其義安取神曰天道以順不以逆地道以謙不以盈故治理之世建仁爲旌聚心爲城而弧不暇弦矛不暇鋒四海以之而大同何必持險阻何必據要衝若秦得百二而帝齊得十二而王其山爲金其水爲湯守之不義欻然而亡禍不在大恃之者敗水不在微怙之者危若漢疲於昆明桀困於酒池亦其類也故黃帝張樂而興三苗棄義而傾則知洞庭之波以仁不以亂以道不以賊惟賢者觀之而後得也於是盤旋徒倚凝精流視罄以辭對倏然而晦

矮松賦

王會

齊城西南隅矮松園自昔之間館北邦之勝槩二松對植卑枝四出高不倍尋周且百尺輪囷偃亞觀者駭目蓋莫知其年祀亦靡記夫本源真造化奇詭之絕品也曾咸平中忝鄉薦登甲科蒙被寵靈踐歷清顯幾三十載前歲秋始罷冢司出守青社下車之後省閭里訪故舊則曩之耆臺悉淪逝童冠皆壯老邑居風物觸目遷變惟彼珍樹依然故態竊謂是松也匪獨以後凋克固歲寒抑由擁腫支離不爲世用故能宅茲舉壤免於斤斧向若負構厦之材竦凌雲之榦將爲梁棟狀伐無餘又安得保其天年全其生理哉感物興歎聊爲賦云

惟中齊之舊國乃東夏之奧區有囿游之勝致直廛閉之坤隅偉茂松之駢植軼眾木而特殊上輪囷以天矯旁翳蒼而紛敷廣庭庶之可蔽高尋常之不踰枝擁闕兮橫亘根蹙縮兮盤紆徒觀其前瞻林嶺卻枕康衢宅寶勢兮蔥鬱據右地兮膏腴類蟠蟄兮蛟



嶼訝騰倚兮虎豹將拏攫兮未奮忽伏竄兮爭趨色鬪鮮兮欲滴  
形詭俗兮難圖遠而望之蔚兮若搏鵬之出滄海迫而察之默兮  
若方輿之承寶蓋轟洞口之歸雲堆崑阿之宿靄談揮塵兮何多  
被集翠兮增汰度朔吹兮颼颼含陽暉兮晦藹吾不知其幾千歲  
起毫末而碩大昔去里兮離邦攀綠條兮彷徨今剖符兮臨郡識  
奇樹兮青蒼怵光景兮遄邁嘉歲寒兮益彰葉氄氄兮不改情眷  
眷兮難忘異古人之歎柳協予志之慕桑信矣夫卑以自牧終然  
允臧效先哲之俯僕法幽經之伏藏願跼影於澗底厭爭榮於豫  
章鄙直木兮先伏懼秀林兮見傷幸高梧之垂蔭愧修竹之聯芳  
鸞乍迷於枳棘鷄每悞於榆枋媿周雅之踏地符義易之異牀既  
交讓以屈節復善下而同方自儲精於甘露不受命於繁霜客有  
系而稱曰林之良兮梓匠之攸貴生之全兮蒙莊之所美苟入用  
於鉤繩寧委跡於塵滓俾其天性而稱珍曷若存身而受祉紛異  
趣兮誰與歸當去彼而取此

聲賦

張詠

聲賦之作豈拘模限韻春雷秋蟲之爲事也蓋取諸聲成之文王  
化之本苟一所補不愧空言爾賦曰  
罔象迷冥大人忽生混沌初竅呀然震驚二儀吐形萬靈吐英天  
機動制軋而爲聲故形有美惡焉聲有小大焉伊物類之動作俟  
人事而克全至於大雷隱空萬竅吼風不爲之隆品物磨臬羽足  
動發不爲之末未若人聲與天通功與物長雄口吻之啟出於厥  
躬道機之張騰凌鴻濛其所聞者義黃唐虞繼踵而至宇宙隘其  
神造化侔其智在聲之偉也得迴天而動地觀其得一之發清  
清泠泠涼寢洗瀛萬類聽之如懵而醒仁信之發溶溶奕奕呼道  
振德萬類聽之如日破黑曰禮曰義相迭而起鳴孝響悌駭心清  
耳萬類聽之如愁得喜廣成五老聞而啟齒曰是何帝皇之聲也  
如此九道交訛華夷和歌蠢動鼻息歡哈寔多其在物也昭昭融  
融萬緣和同萬籟響空答天之功其在人也萬心氣平萬口宣騰



雲門六英答君之聲故知五音八聲聲之枝歟金石絲竹聲之器  
歟若本不正而聲不清何嘗動天地泣鬼神而有諸三五迭生異  
業同聲唱古寡應呼今得精儀事以之繁會時風爲之勁清作禮  
者有周旋之矩制樂者有大武之名故聖人之音鏗如鏘金聖人  
之治潺如流水加以商辛夏癸行無轍軌情慾沸空淫哇盈耳民  
不知告政聲遂毀幽厲縱作心胡可度唱僻者輕脫和僞者交錯  
鼓鉦之響日馳禮義之風日薄王道民政潰然投壑攻乎亡國之  
音聚爲終身之樂秦怪一聲天搖地坑烘赫火烈荒茫海傾阿房  
輦材枿泉山迴紫塞築壘訇轟震雷鉗聖愚儒四海睽孤刮剝亡  
命痛腦連脛於是民失其業怨口喋喋野薄其農荆榛颺風刑失  
其矩民哀無所兵革填委死爲怨鬼故怨之爲氣也散爲囂塵積  
爲屯雲閉鬱六合陽靈不曠怨之爲聲也烈風相倚怒濤兼起鬼  
哭於郊神號於市川谷爲之鬪擊山巒以之崩圯陳吳一呼而宗  
社瓦毀天窮地終醜聲不已泊於漢唐惟高與光太宗纘堯開元

嗣皇智冠絕古氣凌昊蒼倚天憑怒卽動盪於八荒按劔大呼卽  
交映於中方借力者黎獻助聲者賢良亦不能廣仁義於遞奏使  
道德之激揚掩商秦之餘韻系唐虞之聲芳者也未若我后凝神  
定思誠求理致與聖作則爲難於易惟禮是崇惟仁是嗜叩乎杳  
冥清靜以聽聞古謬惑皇心不平於以忠良是旌息嗟吁之聲不  
肖是黜息濫謬之聲均物惻隱息哀怨之聲厚施薄斂息流亡之  
聲四人是別息澆競之聲狴犴是理息冤枉之聲道德是守息兵  
革之聲人勞是恤息彫斲之聲小人是遠息邪佞之聲正音是奏  
息愆懣之聲奇哉壯矣堯嗟舜驚致章濩之調下覺唐堯之頌輕  
浩浩蕩蕩無得而名異聲之襲也揚溢昭灼上賢下愚旣歡且謔  
鳥獸踴踴蟲虺躍躍信千載之一時與有生而同樂余欲引聲而  
作未知何若

春雪賦

錢惟演

癸亥歲二月晦訖季春旦霰雪雜下平地二尺寒威於是凌厲陽



和為之潛伏問諸農曰田有傷矣問諸圃曰果不實矣考諸史曰  
 陰陽戾矣予守土者豈不以民為心因愴然而賦  
 春陽以中百昌俱作彼陰冷而忽興何飛糞之驟落始蒙蔽於陽  
 烏遂潛藏於天幕冰霰雜下溫寒相搏纔袞袞而紛揉更霏霏而  
 交錯因方就圓填溪滿壑迷匹練於素鷗混高雲於皓鶴七盤頓  
 失乎巖嶮二室僅存乎垠塢我有爰田既鋤既耨我有條桑且楨  
 且柔豈滅裂而是取顧沃若之待收罹此暴殄予心則憂亦有庶  
 草羣木千芳萬菲粉落絮起珠傾玉碎建森纒之高牙垂陸離之  
 長珮掩藩偃之鬱栖覆臺塘之畏於鬼佳切病李殭於井幹芳  
 蘭沈於林薈有奔竄有鳴嚶趨薦草以無所戀危巢之欲傾  
 顧澤中而罷釣之壠上而輟耕手足瘡痂吾道不行吾乃詩歎麻  
 衣歌悲黃竹兔園靡召於游客鉞山遂休於王屬隔瑤水之來使  
 沒騷人之行轂東郭歎不完之衣梁山作思歸之曲豈有漢女之  
 冤遂至衛民之哭已而違時令反天常氣雖淒而不烈風雖暴而

不揚忽曜靈之爰照佇消釋於輝光

君可思賦

楊億

夫民生在世分事之攸同子之能仕兮父教之忠念委質而勿貳  
 兮本陳力以首公雖代耕而後祿兮曷期侈以圖豐亦懷材而待  
 試兮將乘時而奮庸夫何直諫不回孤堅寡偶貫歲寒而勿改兮  
 濯江漢而無垢中履絮以好修兮外葆光而虛受策仕逢亨奏技  
 承平濯鱗禁沼拊翼丹楹堯文載郁禹律惟精荷紫囊而舐筆兮  
 從單于之勒兵霜飈刮骨流塵滿纓自此研精藻翰局影天扇毫  
 殘鷄管香削鶴綾鬢凋屋幘心懸閤鈴矧乃郢坊酒醇武都泥紫  
 版急鵠頭書詳馬尾石屋紉書鴻都約史攜撫闕遺發明統紀竊  
 企跡於前修庶同風於古始慮罔越思身亦勤止宣漢德於無窮  
 納舜韶於盡美志本勿矜言乎有憑非施勞而伐善豈揚已而害  
 能每燥吻而躑躅屢撫心而屏營激談泉而載涸鼓思風而弗興  
 感外邪而遭癘殆五日之沈冥悵官事之孰了洎勞府而靡寧豈



望夫連城之報豈愛乎畫餅之名羌民生之朴忠希在昔之遐蹤  
思不出位罔貪天功慕臺駘之業官肯有二事念犂彌之辭賞愈  
激厥衷庶克終於雅尚聊有裨於素風奈何虺心昌熾錦言萋斐  
蠅薨藹以交亂犬狺狺而迎吠賢登朝而其嫉女入門而各媚乍  
緝緝以翩翩競翕翕而訛訛結合隱邪締造疑似俾朕師之震驚  
恣星箕之華哆幸大度之不校專巧言而縱毀胡能傷君德之巍  
巍徒以動賢心之惴惴然後飾衛鶴之華軒街黔驢之短技竊名  
器以宴居絕上下之愧畏俟貫惡之既盈將幽神而共棄若夫睥  
穆東房奚望清光定心服物偉量包荒耿求賢兮不及慎乃憲而  
惟康延登體貌義問覃詳伊蓬心之受惠憐橘性之有常寘之近  
署采其寸長遇忠見察浸潤無傷犯四禁而多恕緩干編而不遑  
丁寧一札在宥三章踐丹塗而乃眷宴華林而醕觴動羣倫之聳  
羨曷丹心之弭忘盛憲多憂長卿沈疾退迹東岡之陂舉首長安  
之日色變愁鬢護消病骨周田食粟聊彊飯於數升江徑誅茅姑

卻掃於一室豈不念悲哀作主吠畝思君羈心藁苦別緒絲棼崕  
江一塵幸天畿之接畛成周五世庶宰樹以參雲感騷人之遺韻  
聊抒意於斯文



宋文鑑卷第一

宋文鑑卷第二

賦

皇畿賦

楊侃

大酺賦

劉筠

中園賦

晏殊

明堂賦

范仲淹

皇畿賦

楊侃

有賦家者流欲馳名於當世思著詠於神州忽念前古深懷景慕  
 誦二京於張衡覽兩都於班固於是輟卷意慙閣筆心伏讓而謂  
 臣請書簡牘臣辭不獲已而謂之曰子讀二子之賦而知兩漢都  
 邑之制宮殿之麗而未知大宋畿甸之美政化之始也子幸得  
 職采風謠官參儒雅千里之郊圻是巡八使之輶車斯假若夫大  
 邑名城神皋沃野畫地可記濡毫可寫至於宮禁之深嚴子未聞  
 也都城之浩穰眾所覩也是故彼述其內子言其外蓋萬分之舉



一難盡述而備載昔者唐綱不振國鼎將遷俄梁室之革命啟浚  
都而應天既觀法於左峭右隴亦取則於西澗東瀟大矣雄圖昭  
然聖謨謂陳留天下之衝要謂大梁海內之膏腴漢祖得之則齊  
楚之敵敗亡相繼咸就擒而卽誅梁王守之則七國之師不敢西  
向盡爲馘而爲俘實王氣之長在宜萬世而作都也莫不廣封溝  
設險固襄平割宋之美田戴邑裂曹之沃土滑分屬邑之二城陳  
滅太康之萬戶潁川之鄆陵扶溝滎陽之中牟陽武咸命落編民  
於州籍升地圖於天府故得雄臨九州陋視三輔經營歷於五代  
法則垂于萬古 皇宋之受命也 太祖以神武獨斷 太宗以  
聖文誕敷平江表破蜀都下南越來東吳北定并汾南取荆湖是  
故七國之雄軍諸侯之陪臣隨其王公與其士民小者十郡之眾  
大者百州之人莫不去其鄉黨率彼宗親盡徙家於上國何懷土  
之不聞甲第星羅比屋鱗次坊無廣巷市不通騎於是居王  
畿掛戶縣籍興產樹業出賦供役者矣豈比夫秦選戶口於咸陽

漢徒豪傑於陵邑魏將實於河南驅冀民而是人也今聖上之在  
東宮也尊以皇儲尹茲京邑視政之初民訟雲集莫不察之以情  
僞辯之以曲直發伏禁姦親劓繁劇旣而桴鼓不鳴豪右斂迹吏  
不敢欺民用懷德若乃龍樓曉出奉法謹身教民以事父也親拜  
師傅降禮國儲教民以事師也公退則侍講在前出入則四賓是  
翼尚老尊學與民爲則是時王畿之內易俗移風以至正南面居  
域中由內及外化行令從是君上德惠素立而正教早崇也若乃  
銳旅百營高城千雉孫武教陣吳起撫士其齊如林其猛如虎手  
擊利劍足張彊弩躍馬奪槊投石拔距入則訓練出無征戰身閒  
賞厚家有餘羨是故擁彊兵衛近甸如大郡雄藩爲屏爲翰者且  
有九縣尉氏咸平陳留雍邱襄邑天設二渠曰蔡曰汴通江會海  
縈畿帶甸千倉是興萬庾是建杜預主計劉晏司漕何貢何輸吳  
粳楚稻月致百萬猶責其少漢之太倉積粟紅腐使彼粒而計之  
未及我斗量之數成王之庾萬箱以供未若我千艘往來運江淮



而無窮是故備九年之儲充六軍之給當津處要山積雲入者復  
有五邑陳留雍邱襄邑尉氏咸平也若乃總戎者貴領專城宰邑者上應列星  
簿既資高尉亦秩清率兵守戍者五鎮建雄義聲園城馬欄萬勝  
掌領統騎分巡者兩路置府界東西兩路各二皇城之外遊徼四布京師  
四面巡檢各一人桓桓八臣是警是護謂東西兩路皇城外遊徼四布京師  
春草萋萋邊烽不警牧馬爭嘶野多牧放之地沙平走西中平已西地廣野散千蹄野多牧放之地陂閒牧南野多牧放之地  
去如霧散來若雲連地廣馬多古未有焉若乃任土出於民心獻  
芹比於古俗園茄早實時果先熟瓜重南門笋宜修竹鬻於市兮  
利既兼倍進於君兮恩必霑沐時或戴勝降桑螵蝻未鳴野人登  
麥以先至蠶婦貢絲而已成別有襄陵之桃楊夏之柿朱櫻宜於  
谷林丹杏出於尉池其或陽鄉干樹之梨扶樂干樹之栗比封干  
戶之侯亦何讓於昔日鹹壤宜北鄉之羊野蓑美東邑之豕魚鼈  
鳧鴈之盛西有陂兮萬頃菱芡蓮藕之美東沿堤兮百里其或仲

冬之月禮尚進鮮介麋素出於蓬澤狡兔復多於梁園乃命萊田  
於虞人選徒於司馬四校畢陳六飛夙駕何千乘萬騎之馳騁滿  
四通五達之郊野西或過於圃田之藪東或出於平臺之下乃有  
孟賁之徒烏獲之類禮禘而來叱咤而至搏虎兕擊熊豕玄豹逆  
曳白狐生致復有負羽從獵之人控弦伏獸之士落孤鴈於馬首  
貫雙鵬於雲裏然猶示之以三驅之仁寬之以一面之網不使獸  
殫於下禽盡於上何長楊之獵自謂於禽多雲夢之畋敢誇其地  
廣哉圖書載詳境土斯見開封則漢志之名邑今二赤之首冠祥  
符則天書之降年易新名於舊縣穗結之入斯為近甸若乃百萬  
眾之分營十二市之環城囂然朝夕異彼郊坰其東則有汴水之  
陽宜春之苑向日而亭臺最麗迎郊而氣候先暖鸞囀何早花開  
不晚瞻太一之清宮壯先朝之命工構宇煙霞之外出俗囂塵之  
中效仙人之樓居慕老氏之玄風青青道邊千畝何田端拱之初  
籍於此焉黛耜一執青史千年登蓼隄以東望見高臺之百尺居



道之南在岡之北下有廣場可馳可逐 我皇帝初卽寶位大閱  
軍旅親乘戎輅習戰于此士馬秋勁甲冑晨整上憑軾以將觀眾  
無譁而是聽列八陣之形申三令之語肅將帥嚴部伍頗牧授之  
以方略韓彭進之以旗鼓失軍容者戮以徇眾有勇敢者賞而裂  
土彼上林之馳射驪山之講武豈可同日而語哉其南則有崇崇  
清壇肅肅齋宮卜是吉土龜從筮從永奉禋祀郊見昊穹燔柴展  
禮萬世無窮別有景象仙島園名玉津珍果獻夏奇花進春百亭  
千樹林間水濱珍禽貢兮何方怪獸來兮何鄉郊藪旣樂山林是  
忘則有麒麟含仁騶虞知義神羊一角之祥靈犀三蹄之瑞狡狴  
來於天竺馴象貢於交趾孔雀翡翠白鷗素雉懷籠暮歸呼侶曉  
去何毛羽之多奇罄竹素而莫紀也忽斷苑牆又連池籞介族千  
狀沙禽萬類盡游泳而往來或浮沈而出處柳籠陰於四岸蓮飄  
香於十里屈曲溝畎高低稻畦越卒執手吳牛行泥霜早刈速春  
寒種遲春紅粳而花綻籩素粒而雪飛何江南之野景來輦下以

如移雪擁冬苗雨滋夏穗當新麥以時薦故清蹕而親至輦從千  
官郊陳萬騎旣觀穫以云罷亦宴犒而後已其西則有池鑿金明  
波寒水殿鷁首萬艘而壓浪虹橋一道而通輦太液無濫觴之深  
靈沼有潢汙之淺時或薰風微扇晴瀾始暖命樓船之將軍習昆  
明之水戰 天子乃駐翠華開廣宴凭欄檻於中流瞰渺茫於四  
面俄而旗影霞亂陣形星羅萬棹如風而倏去千鼓似雷而忽過  
則有官名伏飛將號伏波驤江中之龍避船下之戈黃頭之郎旣眾  
文身之卒且多類虬龍而似蛟蜃駭鯨鯢而走鼉鼉勢震動於山嶽  
聲沸騰於江河別有浮泛傀儡之戲雕刻魚龍之質應樂鼓舞隨  
波出沒鑾輿臨賞以盡日土庶縱觀而踰月波池之南有苑何大  
旣瓊林而是名亦玉輦而是待其或桂折天庭花開鳳城則必有  
聞喜之新宴掩杏園之舊名於是連鑣上苑列席廣庭蓋我朝之  
盛事爲士流之殊榮一派如飛通漕架虛越廣汴湍流之上轉皇  
城西北之隅貫都注御溝之口轉漕通廣濟之渠京索導源而於



彼金水名河而在茲其北則瑞聖新名含芳舊苑四方異花於是乎見百轉好鳥於是乎聞十洲聚景三島分春延廢之設是名天駟伐大宛以新求涉渥洼而遠致羣驅八騎隊數十驥雖輓粟之千車乃嘗秣之一費彼沙臺之崔嵬聳佛刹之千尺岡阜連延於西南原田平坦於東北何沙海之飛揚忽到此而止息莫不地多賢士代出異人何干旄之子子向浚郊而雲臻雖梁多於長者非安國而不聞過信陵之祠宇想英風而若存何侯嬴之白首尚抱關於夷門遇公子之好賢忽枉駕而咨詢既同載而過市謁隱屠而駐輪果嘉謀之斯得救邯鄲而義伸奪晉鄙之十萬終自將而卻秦設守冢而奉祀值漢皇之東巡若乃過陳留之故邑訪地名之所因蓋二留之分別彼彭城而此陳昔赤帝之起義會子房而於此始錫賢於上天終受封於茲地既萬戶以建侯亦千年而崇祀千屯北縣之郭郭三月南河之塵市何飛梁之新遷患橫舟之觸柱今之雍邱古曰杞國民厚風俗土繁貨殖縣之西郊山曰谷

林其或花迎野望煙禁春深景當妍麗俗重登臨移市景日傾城賞心幄幕蔽野軒蓋成陰暮而忘歸樂不絕音既同歡於萬室罔惜費於千金厥篚織文出於襄邑池濯錦以爲名蜀有江而焉及復有咸平大縣我宋新建因紀年以命號詔將作而營繕公宇之制甲於畿甸中有大川通闐帶闐貫都邑而北來走江湖而南會何客棹之常喧聚茶商而斯在干舸朝空萬車夕載西出玉關北越紫塞徵尉氏之名本大夫之邑蓋鄭國之上田俾獄官而世襲何彼樂郊今爲畿地爰有仁木應乎嘉瑞二棠合生雙榆連理槐獨秀而通枝木異類而同氣良宰畫圖而來聞大尹飛章而奏異莫不召虎殿之宿儒集麟閣之名士驗彼祥經考乎信史表六合之一家而帝德之光被也加以地多藪澤利有蒲魚晴澗望崑陂之色山水觀惠民之渠乃有檝師炭商交易往復素衣化緇漆身同色行舟則夏瞻雲雨售貨則冬禱雪霜經宋樓而關征既薄歷朱曲而市稅有常潺湲鴻溝渙渙洧水入鄆陵而碧截原田過



扶亭而清映閭里珍貨奔馬欄之道豪俠聚建雄之市彼東昏之  
 舊城易美號於新室似興廢之有時而圖識之預出何以明而代  
 昏符作畿於聖日考城之人舊俗剛毅鄉出勇夫里多壯士椎埋  
 為姦任俠尚氣睚眦必報盃閒刃起今為畿民禮束化被暴虎之  
 徒聞義則畏南祖太康淮陽甚邇地宜瑯玕家有蒼翠城過兩扶  
 溝踰二備地既成於上田人不趨於末利桑成陰而春繁棗結實  
 而秋美問中牟之耆民歎魯恭之仁宰何三異之善政有千年之  
 遺愛遇我后之盛明西朝拜於園陵瞻路隅之靈廟想前史之嘉  
 名祭以上公之禮爵以太師之榮若夫八澤經有八澤清口澤  
卑澤龍澤九溝九溝謂鴈溝鴈溝青陽溝泥陂溝二池清陽三  
潘澤也九溝沒溝丈入溝浮家溝白馬溝也固潘固朱固鄭固也按圖周流原野表界境土宿萬勝以遙觀見  
經取高阜堅按圖名也斗門之雙注吸驚浪以橫來絕長隄而可懼其始也患彼決溢利  
 其填闕溉萬頃之陂澤變於古之焉鹵盡若膏腴咸通耒耜有若  
 決漳灌鄴旁之田鑿涇沃關內之土然後疏導入白溝之流會同

為漕渠之助彼梁固之在東亦派分於波勢梁固斗門在萬勝鎮東三十里景德四年  
 置沿流有一舍之遙則水無寸差之異何一啟而一閉常若合於  
 符契始注陂而雷聲終入渠而駟逝散濁浪以澄沙廣良田而濟  
 世指陽武以北遇涉博浪之長沙岡斷續以千疊塵飛揚而四遮  
 人迷途而莫辨鳥投樹以何賒策不進兮我馬輪欲埋兮何車過  
 戶牖之名鄉乃曲逆之舊里何分社之稱平已宰國而有志經計  
 相之里中思張蒼之善算屈柱史以事秦榮列侯而佐漢宜二賢  
 之靈祠歷千古而輝煥西望河流經帶二邑高岸山立回灣箭急  
 蟻壤夏漏衝決莫救基根相扶萬柳千榆輿梢畚土常設備禦建  
 營置卒轉粟實庾堅彼金隄鑿乎前古秋防夏扞守以朝暮冬計  
 春修役均編戶岸艤連航兵屯兩渡阻浩浩之波扼幢幢之路北  
 棹謳晨南帆落暮唯姦是防非利是務右倚太行橫絕雲霧夫雍  
 阻二嶠之險洛憑九河之固方之於是彼若平路過濮水之長渠  
 經封國之舊域寥落兮桐牢之亭涇沒兮黃池之迹何昔也明誓



重重諸侯於此以會同今也京邑翼翼四方於此以取則涉長垣之塗歷古衛之境城有婦姑之名人恭孝慈之行嘉孔子之入蒲先宰予以觀政美大家之東征復農田而發運若乃南瞻潘里北指蘭岡樹新文於二碑易美號於兩鄉因東封之行幸感瑞應之非常忽有鳴唳降于穹蒼丹頂未辨於煙際玉羽已穿於仗旁九其數象君道之體陽再而降符常運之重光何德動於上天而道盛於前王也如是哉客既聞臣之說而知漢以宮室壯麗威四夷宋以畿甸風化正萬國彼尙侈而務奢此嚮道而詠德乃曰使孟堅可作平子再生讀子之賦不敢復談於漢京也

大酺賦

劉筠

臣謹案前志酺之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焉肇自炎漢初興日不暇給罰其合釀之會著於三尺之法逮乎孝文崇修禮義賜酺之惠繇是流行况我朝盛德形容汪洋圖謀固不可以寸毫尺素孟浪而稱也臣今所賦者但述海內豐盛兆庶歡康

為負暄獻芹之比爾其辭曰

聖宋紹休兮三葉重光祥符薦祉兮萬壽無疆昭景貺於紀元之號還淳風於建德之鄉慶無邈而不被俗無細而不康乃下明詔申舊章賜大酺之五日洽歡心於庶邦爾乃京邑翼翼四方是則通衢十二兮砥平廣路三條兮繩直固不以列肆千里集民萬億羣有司而先置戒掌次而具飭幕九章兮燦若舒霞廊千步兮軒如布翼外饗之百品有敘酒正之六物不忒分命司市遷闈闈於東西鳩集梓人校輪輿於南北將以極瑰奇詭異之歡示深慈至惠之澤也於是二月初吉春日載陽皇帝乃乘步輦出披香排飛闥歷未央御南瑞之嶢闕臨迴望之廣場百戲備萬樂張仙車九九而並驚樓船兩兩而相當昭其瑞也則銀瓮丹甌象其武也則青翰舳艫聲砰礚兮非雷而震勢憑凌兮弗葦而航且觀夫魚龍曼衍鹿馬騰驤長虵白象麒麟鳳凰吞刀璀璨吐火熒煌或叱石而成羊文豹左擎兮右攫立珠倏耀兮忽藏畫地而川流泝泝



移山而列岫，將神木垂實，靈草擢芒鬚，豆獸綽約，天倡曳綃，紈而綵繚，振環珮兮鏗鏘，赤刀受黃公之祝，大面體蘭陵之王，木女發機於曲，逆鳥言流俗於冶，長干變萬化，紛紜頽頽，前者拗怒而欲息，後者技癢而激昂，舞以七盤之妍，袖閒以九部之清，商彈箏，擗籥吹竽，鼓簧南音，變楚隴，邃明羌琵琶，出於胡部，參鼓發於彌，狂方響遺銅磬之韻，羯鼓鬪山花之芳，篳篥之妙，引初畢，筳管之新聲，更揚洞簫參差兮，上處燕筑慷慨兮，在旁琴瑟合奏而奚辨，填篴相須而靡，遑信滿阮而滿谷，豈止乎盈耳洋洋而已哉，又若撞末之技，趨捷之徒，籍其名於樂府，世其業於都盧，卒險百尺力，雄十夫，望仙盤於雲際，視高緼於坦途，俊軼鷹隼，巧過猿狙，街多能於懸絕，校微命於錙銖，左迴右轉，既亟且且，嘈噴沸瀆，鼓諫獻歛，突倒投而將墜，旋斂態而自如，亦有振僮赤子，提攜叫呼，脫去襁褓，負集危軀，效山夔之躑躅，恃一足而有餘，歛對舞於素山，跳丸劍而爭趨，偃仰拜起如禮之拘，雜以拔距投石，衝狹戲車，虵

矛交擊，猿騎分驅，韓嫣之金丸，疊中孟光之石臼，凌虛習五案者於斯盡矣，透三峽者何以加，諸復有俳優旃孟滑稽，滔于詼諧，方朔調笑，酒胡縱橫，謔浪突梯，嘯混妍醜，於戚施變舒，慘於籀籀，乃至角抵蹴鞠，分朋列族，其勝也氣若雄虹，其敗也形如槁木，誰謂乎狼子野心，而熊羆可擾，誰謂乎以疆凌弱，而貓鼠同育，斯固藝之下者，亦可以娛情而悅目，是時也都人士女，農商工賈，麟萃乎九達之達，星拱乎兩觀之下，舉袂兮連帷，揮汗兮霑雨，鈿車金勒，雜選而晶熒，絃服靚裝，藻縟而容與，網利者罷登龍，斷力田者競辭畎，畝屠羊說或慕功名，斲輪扁亦忘規矩，寂寂兮巷無居人，憧憧兮觀者如堵，以遨以遊，爰笑爰語，始乃抃舞於康莊，終乃含歌於罇俎，旁有相如滌器，濁氏賣脯，乘時射利，鬻良雜苦，勺藥之味，蚺蜍盡取，既賈用以兼贏，咸滿志而自許，又乃百工居肆，眾貨叢聚，錦繡之設，燄朗臺廡，競相高以奢麗，羌難得而覩，縷于以見國家蕃富，上下充足，女有餘絲，男有餘粟，顧金土兮同價，興禮讓



今郁郁若夫七相茂族四姓良家蟬聯鼎盛照耀繁華皆結駟而  
連騎雖兩漢其寧加則又有菟裘老臣逍遙高尙乘下澤之車曳  
靈壽之杖爰稽首於堯雲挹衢樽而無量鄉里俊造草澤英才覽  
德輝而狎至觀國光而聿來顧鼎食之可取豈直野萃之謂哉羽  
林戴鷖之夫期門伏飛之子罷羽獵於長楊投賓壺於棘矢襲楚  
楚之衣裳喜交臂於塵里大矣哉惟堯舜之作主兮盛德日新矧  
臯夔之爲佐兮嘉猷矢陳奏君臣相悅之樂會比屋可封之民湛  
露未晞在藻之權允洽太牢如享登臺之眾咸臻老吾老以幼吾  
之幼不獨子其子而親其親鰥寡孤惻兮各有所養蠻夷戎狄兮  
孰非我臣粟帛之賜已厚牛酒之給仍均春醴惟醇炮炙藜苳燔  
髮者駕肩而洩洩支離者攘臂而欣欣莫不含和而吐氣蹈德而  
詠仁一之二之日樂且有儀三之四之日不醉無歸五日兮饜飲  
斯極但見乎含哺而嬉介爾眉壽和爾天倪非夫上聖之乾乾致  
治其孰能逸豫而融怡者哉敢爲系曰於鑠 我宋魏乎帝先創

業垂統靜直動專威烈既茂文德是宣謙而不宰讓之于天上帝  
允荅靈貺昭然厥慶惟大庶民賴焉爰錫醑流惠周旋有殺如  
阜有酒如川既醉既飽無黨無偏體安舒兮被堯日氣和樂兮暢  
薰絃祝聖祚兮揚純懿永延長兮彌億年

中園賦

晏殊

在昔公儀身居鼎軸念家食之憑厚斥芳蔬之薦藜粿有仲子堅  
辭廩祿率齊體於中野灌百畦而是足惟二哲之高矩藹千齡之  
信牘雖顯晦之非偶諒謨猷而可復豈不以崇高宅乎富貴聲教  
移乎風俗四民謹舊德之業百乘鄙盜臣之畜義利貴於交戰矛  
盾嗤兮並鬻代工而治兮戒在貪競付物以能兮使其茂育斯有  
位之良訓乃羣倫之所屬天地閉兮賢隱置網張兮獸伏怖炎火  
之焚石惡東龜之毀積甘田畝以昏作晦膏蘭而擇福我負子戴  
兮終年靡勞夏葛冬裘兮匪躬是辱斯遯世之攸處詎紛華之可  
瀆眷子生兮曷爲幸親逢乎盛時進寬大治之責退有上農之貴



求中道於先民樂鴻鈞於聖期寓垣屋於窮僻敞林巒於蔽虧朝  
 青閣以夙退飭兩驂兮獨歸窈藹郊園扶疏町畦解巾組以邀遊  
 飭壺觴而宴嬉幼子蓬鬢孺人布衣嘯傲蘅畹留連瀟湄或捕雀  
 以承蜩或摘芳而翫麩食周粟以勿踐詠堯年而不知琴風以  
 解愠田雨滂兮及私爾乃壇杏蒙金蹊桃銜碧李雜紅縹柰分丹  
 白梨誇大谷之種梅騁含章之飾烏勃旁挺來禽外植櫻胡品糝  
 而形別棠棣名同而實析大棗朱柿兮駢發棗安榴兮閒拆榘  
 檀以馨烈蒙采枳棋以甘芳見識援萸奠於林際架葡萄於沼側  
 況夫霜蕤含潤雲葵薦澤芹自南楚蒜來西域蘇荏抽穎蓼萎凝  
 液莖薺更茂菲葑代殖苜蓿麗筵蕤荷羃歷鍾山之菘韭早晚吳  
 郡之莧茄紫白織女耀而瓜薦大昂中而芋食匏瓠在格以增行  
 藜藿綠陰而可摘若其愈疾栽菊忘憂樹萱香珍綠蕙媚服崇蘭  
 玉藥金葢相思杜鵑辛夷襲紫芍藥含丹游龍出隰芳苾生原籬  
 槿彫暮宮槐合昏四衢綺錯五出星聯蓂蓂蘇回落藥纂纂初妍

護臺香而蝶亂聚崖蜜以蜂喧與夫豬苓馬勃澤蒞溪蓀荔芸禦  
 凍椒桂含温莢房入佩菰首登飡薜荔成帷昔邪在垣獨堪除渴  
 酸漿治煩菖蒲感於百陰葶藶萌於大寒卷施心拔而不死虎鬣  
 蔓生而自懸彘首牛脣之夥鷄腸烏喙之繁紅鬢緇膚丹房碧延  
 或山經之號著或藥錄之名傳至夫松檜被徑梧楸蔭軒江蕉凝  
 牛餞切綠海柏渾圓石安薺蔚扶老縈纏蠹解筠之東美垂溪柳之  
 三眠或後彫而秀出或總翠以相先叢灌駢滋翹飛所據驗九扈  
 以農正察五鳩而民聚戴雉興蠶織之候布穀起耕耘之務當陸  
 成而鸚鵡云止麩麥秀而倉庚始翫伯勞驚於早寒盍旦戒乎將  
 曙晨風不繫而逐雀斷木無聲而食蠹鷓介立以擅澤鳥羣噉而  
 反哺鷓匪陋於荆棘鷓無營於鍾鼓順時律以弄吭樂天和而命  
 侶鷺溢溢以交賀鵲翛翛而吉語既置爵之不設在檜巢而可俯  
 談王道於樵子接歡歌於壤父鑿坎井之凝冽決清渠而灌注愚  
 抱甕以殫力智設棹而盡慮咸不病於夏畦各無憂於梓茹懿夫



觀品彙之零茂識元精之所存覩百嘉之穰儉明四序之無愆動  
植飛潛兮得宜乃悅雨暘寒燠兮叶度而蕃且復諭名花於君子  
興瑤草於王孫采家丞之秋實歌上瑞之豐年資旨蓄而御冬擷  
眾芳而鍊顏至若嚴客幸臨良辰是邁載掃危榭爰張宴豆蒙山  
騎火之茗豫北釀花之酎或秋奔以當局或唐弓而在穀哨壺耗  
矢之設博篋樛蒲之侑誠一笑兮相樂亦千金而爲壽灑毫贖以  
摛思極朋情而卜晝送歸鴻兮海壖揆鳴瑟兮賓右舞長袖兮相  
屬命歡謠兮遞奏無取次公之狂不遺椒舉之舊春晚晚兮氣佳  
臨高臺兮淑華夏恢台兮日永蔭茂林兮修迥涼月皎兮鍾漏寂  
朔霰飛兮天宇寬廓丹府以懲忿悅靈龜而繕性茲所謂祛魯相  
之介節略於陵之獨行卻園夫之利兮取彼閑適荷王國之寵兮  
遂夫游派禽託藪以思驚獸安林而獲騁倡佯乎大小之隱放曠  
乎遭隨之命庶樂育於嘉運契哲人之養正

明堂賦

范仲淹

臣聞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也在國之陽于己之方廣大乎天地  
之象高明乎日月之章崇百王之大觀揭三宮之中央昭壯麗于  
神明宣英茂於皇猷頌金玉之宏度集人神之丕休故可祀先王  
以配上帝坐天子而朝諸侯者也粵自蒼牙開極黃靈耀德巢穴  
以革棟宇以植徹太古之弊明大壯之則風雨攸止宮室斯美將  
崇高乎富貴之位統和乎天人之理乃聖大造明堂肇起明以清  
其居堂以高而視壁廓焉而四達殿歸焉而中峙禮以潔而儉必  
表之以茅教以清而流故環之以水暨二帝之述焉合五府而祭  
矣逮夫夏禮秩秩奉以世室商祀穆穆制以重屋神禹卑宮階以  
一尺之崇成湯受命革以三尺之盛赫赫周堂制度景彰七筵兮  
南北之廣九筵兮西東之長堂并包於五室室辨正於五方左青  
陽而右總章面明堂而背北室眈然太室儼乎中黃都徽名之在  
南取盛德之向陽或謂厥堂惟一厥室惟九闢闔其三十六戶疏  
達兮七十二牖亦規上而天覆復矩下而坤厚近郊之宮廣而能



受通天之宇高而弗偶八方象其幅員九陞參其前後肅肅一作焉聽政之廟應辰而周彰趙趙焉承天之柱列宿而相望環林兮蔥蔥圓海兮泱泱既方舟而經梁復素飾其迴牆陳位序以有嚴議法象而必臧示邦域之景鑠期人神之樂康左有辟雍天子學宮墳籍浩以明備文物森其會同奉三壽以勛天下之孝設三乏以勸諸侯之風右有靈臺庶民子來若經始於神明迺占候於昭回天之道也惟默默以有象聖之心也蓋惕惕而無災此三雍之大者故百世以欽哉若夫約周之禮稟夏之正天子升青陽之位體大德之生彼相協謀有司奉行慶賜必均歷象必明布農事於準直習舞德於和平止伯益之伐木禁蚩尤之稱兵惟倉廩兮賑天之窮惟幣帛兮禮邦之英無隱不彰無潛不亨蒙蕩蕩之至仁浸灑灑之醇精此明堂之春也萬物爲之榮又若炎以繼天義以永日始於仲呂之管復於青宮之律天子乃登諸明堂暨夫太室命盛樂以象德致大雩以祈實升高明而有豫定心氣而無逸靜

百官之事驅五穀之疾無索於關無難於門止北伐之威以助養於生生導南風之和以飾喜於元元此明堂之夏也萬物爲之繁爾乃象正火位德王金行羽漸於以南嚮穀萬斯而西成天子乃居總章之奧奏清商之聲圖有功而專任詰不義而徂征修法制以謹收藏之令養衰老以惻搖落之情同我度量平予權衡人社以崇厚兆民報本之志神倉以秘示萬邦致孝之誠此明堂之秋也天下爲之清及夫蟲介時分虎威夕永詩人發其涼之詠日官賓可愛之景天子乃北堂以居南面而省錫飲烝之慶從祀寒之請於是戒門閭備邊境勞三農於休息警百辟於恭靖關市必易宮室必整無用之器斯徹無事之官必省飭國典以俟來歲之宜講武經以肅萬邦之屏此明堂之冬也天下爲之靜斯乃順其時與物咸宜適其變使民不倦者也稽夫宗祀之文大亨之辰上儀乎皇皇盛節兮彬彬比於郊也我則取文之勝方其廟也我則取質之純損益其禮尊嚴其親五天之座惝惝以陳五帝之席奕奕



而倫惟太室之位迺上帝之神作配者先王從祀者五臣樽俎離  
離玉幣莘莘牲牢之舉既遵於夏后蔬果之薦復本於周人禮無  
不當誠無不臻聖人於是出齋宮而肅肅被法服而循循酌一獻  
以從質躬百拜以表寅司儀實相樂正攸賓進俎豆之吉蠲羅奠  
簠之輪囷六樂咸在統美乎列皇八風相盪同和乎大鈞下舞上  
歌蹈德詠仁非常之祭駿及者萬國莫大之孝蟻懷者兆民於是  
神醉其德人樂而極太史書於策大夫頌於國頌曰明堂崇之明  
王祀之禮以成之樂以歌之光天之下教以化之若夫元朔會同  
羣后對越穆穆乎舜門之闕晰晰乎宣燎之發帝時待旦而久求  
衣以先紆黃組冠通天建日月服乾坤佩干將升崑崙進山嶽之  
圭當雲龍之軒正聖人之大寶示天下之有尊巍巍焉負展而立  
屹然應門之外九采察焉阼階之東諸侯以同西階之西諸伯以  
齊門東北面者子之位門西東上者男之次東門之外則有樂浪

蟠木九夷之國西面而北上西門之外則有蒙汜太秦六戎之屬  
南上而東向南門之外則有朱垠越裳八蠻之族唯北是望北門  
之外則有葷粥幽陵五狄之種唯東是向於是粃粃旅進鏘鏘肆  
觀嚮明者蓋取諸離觀光者受之以晉君臣之位定禮樂之道振  
雅韶以奏文鐸以徇皆望雲而就日必歌堯而頌舜上和而下樂  
金聲而玉潤況乎晨光赫曦天顏弗違冕紱兮霞集玉帛兮川歸  
盛乎王庭之聲明煥乎天象之光輝若北辰之會眾星咸粲粲而  
在共如太陽之臨多露普湛湛而將晞莫不君三揖于上臣載拜  
于下行典禮揚風雅訪雋良議窮寡人曷幽而覆盆賢曷惻而遺  
野于以盛名器于以休宗社署聖法於圓闕馳神教於方夏皇哉  
耀今音之榮觀至哉敷億兆之純嘏故曰揖讓而治天下者明堂  
之謂也惜乎三代以還智者閒諸儒靡協議者喋喋而皆膠其  
增損忘禮樂之大本泥於廣狹廢皇王之業使朝廷茫然有逾  
遠之嘆惘然有中輟之議殊不知五帝非沿樂而興三王豈襲禮



而至爲明堂之道不必尙其與行明堂之義不必盡其制適道者  
與權忘象者得意大樂同天地之和豈匏竹而已矣大禮同天地  
之節豈豆籩之云爾自漢魏之下暨隋唐之際堂或三五之上道  
非三五之世蓋不取其厚而取其薄不得其大而得其細享配之  
文或然未分政教之烈斯焉弗聞是則帝道不施胡取乎總期皇  
德不隆胡取乎合宮故夫明堂之設也天子居之日敬日思思之  
何也萬微存乎消息敬之何也兆靈繫之安危繇是惟克念以作  
聖思堯舜之齊名懼巍巍之弗逮迺孜孜於鷄鳴唯至平之休代  
思阜財於吾民懼四維之有艱尙瘡痍而百辛故聖人之寶儉弗  
下剝而上侈思寡費而薄索民庶幾於格恥惟下武之太寧亦省  
窮于干戈取諸豫於四方慨風雲以長歌惟知人其古難思濟濟  
乎賢者蓋舉一於皋陶迺連茹於天下惟好生之至德思與物而  
爲春懼幽陋之靡及常咨命于仁人惟及人之一德始若晦而彌  
彰故三五之君子騰茂實而無疆惟皇極之大範思天下而與平

懼萬物之或差持我心於誠衡然後見天下齊於無體和於無聲  
靡眉而壽吾何仁之有含哺而嬉吾何力之爲但淵淵緜緜無反  
無偏浸滄澤以咸若樂鴻化於自然此明堂之道也蓋無德而稱  
焉我 國家凝粹百靈薦馨三極東升禋於岱首西展琮於汾側  
未正天神之府以讓皇人之德祖考來格俟配天之儀諸侯入朝  
思助祭之職豈上聖之謙而愚臣之惑也臣請考列辟之明術塞  
處士之橫議約其制復其位險不爲其陋奢不爲其肆斟酌乎三  
主擬議乎簡易展宗祀之禮正朝會之義廣明堂之妙道極真人  
之能事以至聖子神孫億千萬期登於斯念於斯受天之禧與天  
下宜而已乎



宋文鑑卷第二

宋文鑑卷第三

松江秋汎賦

鳴蟬賦

秋聲賦

圓丘賦

右史院蒲桃賦

詆仙賦

欄獨賦

靈烏賦

凌霄華賦

栢欄賦

離憂賦

石室賦

葉清臣

歐陽修

歐陽修

宋祁

宋祁

宋祁

梅堯臣

梅堯臣

劉敞

劉敞

狄遵度



鑿二江賦

狄遵度

交趾獻奇獸賦

司馬光

思歸賦

王安石

歷山賦

王安石

事君賦

王回

松江秋汎賦

葉清臣

澤國秋晴天高水平遙山晚碧別浦寒清循遊具區之野縱泛吳  
松之濡東瞰滄海西瞻洞庭槁葉微下斜陽半明樵風歸兮自朝  
暮汐溜滿兮誰送迎浩霜空兮一色橫霽色兮千名於是積潦未  
收長江無際澄瀾方傾扁舟獨詣社橘初黃汀葭餘翠驚鷺朋飛  
別鵠孤唳聽漁棹之遞響聞牧笛之長吹既覽物以放懷亦思人  
而結欲若夫敵寇初平霸圖方盛均憂待濟同安則病魚貪餌而  
登鉤鹿走險而忘命一旦辭祿揚舲高泳功崇不居名存斯令達  
識先明孤風孰競又若金耀不融洛塵其蒙宗城寡扞王國爭雄

拂衣客右振耀江東拖翠綸兮波上膾蟬翼兮杓中儻即時之有  
適遑我後之為恫至如著書笠澤端居甫里兩槩汀洲片帆煙水  
夕醉酒壚朝盤魚市浮游塵外之物嘯傲人間之世富詞客之多  
才劇騷人之清思緬三子之芳徽諒隨時之有宜非才高見棄於  
榮路乃道大不容於禍機申屠臨河而蹈壅伯夷登山而食薇皆  
有謂而然爾豈得已而用之別有執簡仙瀛持荷帝柱晨韜史氏  
之筆暮握使臣之斧登覽有澄清之心臨遣動光華之賦荷從欲  
之流茲慰遠遊之以懼筆提封之所履屬方割之此憂將濬疏於  
匯川其拯濟乎矚疇轉白鶴之新渚據青龍之上游濯埃垢於緇  
袂刮病膜乎昏眸左引任公之釣右援仲由之桴思勤官而裕民  
迺善利之遠猷彼全身以遠害蓋孔臧於自謀鮮鱗在俎真茶滿  
甌少迴俗士之駕亦未可為茲江之羞

鳴蟬賦

歐陽修

嘉祐元年夏大雨水奉詔祈晴于醴泉宮聞鳴蟬有感而賦云



蕭洞庭以祇事兮瞻玉宇之崢嶸收視聽以清慮兮齋予心以薦  
誠因以靜而觀動兮見乎萬物之情於時朝雨驟止微風不興四  
無雲以青天雷隱隱其餘聲乃席芳葍臨華軒古木數株空庭草  
閒爰有一物鳴於樹顛引清風以長嘯抱纖柯而永歎嘒嘒非管  
泠泠若絃裂方號而復咽淒欲斷而還連吐孤韻以難律含五音  
之自然吾不知其何物其名曰蟬豈非因物造形能變化者邪出  
自冀壤慕清虛者邪凌風高飛知所止者邪嘉木茂樹喜清隱作  
陰者邪呼吸風露能尸解者邪綽約雙鬢修嬋娟者邪其為聲也  
不樂不哀非宮非徵胡然而鳴亦胡然而止吾嘗悲夫萬物莫不  
好鳴若乃四時代謝百鳥嚶兮一氣候至百蟲驚兮嬌兒姹女語  
鸚鵡兮鳴機絡緯響蟋蟀兮轉喉弄舌誠可愛兮引腹動股豈勉  
疆而為之兮至於污池濁水得雨而聒兮飲泉食土長夜而歌兮  
彼蝦蟇固若有欲而蚯蚓又何求兮其餘大小萬狀不可悉名各  
有氣類隨其物形不知自止有若爭能忽時變以物改咸漠然而

無聲嗚呼達士所齊萬物一類人於其間所以為貴蓋以一作巧  
其語言又能傳於文字是以窮彼思慮耗其血氣或吟哦其窮愁  
或發揚其志意雖共盡於萬物乃長鳴於百世子亦安知其然哉  
聊為樂以自喜方將考得失較同異俄而陰雲復興雷電俱擊大  
雨既作蟬聲遂息

秋聲賦

歐陽修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漸  
漉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鏗  
鏘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  
之行聲予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  
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予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為而來哉蓋  
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  
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為聲也淒淒切切呼號憤  
發豐草綠縹而爭茂佳木蔥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



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其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爲陰又兵象也於行用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爲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乎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于中必搖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爲槁木黝然黑者爲星星柰何以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爲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歎息

圓丘賦

宋 祁

若夫天地之區既奧而腴王者所以作京焉神明之隩匪攻而築上帝所以定位焉 我朝之擁歸運也譏函鎬保界之陋鄙周雒淳澗之淵乃據梁之芒芒偵河之渾渾畫邦畿之千里予以宅天子之尊然後翼翼乾乾作邦乎先禘其祖之所自出兮遂有事乎

昊天占國南之七里得高丘之崛然自乾寓之初闢保坤靈而不遷藏偉兆於遐葉震元符於茲年此 烈祖所以哀神之對 神宗所以方物之禱 眞考之所陟降 丕后之所周旋藹 列聖以烝衍總萬靈而賓延翕降監之焯福厚巍巍而亡原則晉考卜平委粟漢胙節乎甘泉曾不得望我之末光絕炎況並驅而齊肩哉敢問圓丘之狀也其何如矣廣矣大矣略可詳矣上崔嵬以鬱律兮外博敞而神麗遡朱鳥以高蟠兮槩瑰魁而邪峙休氣回復乎其椒兮榮泉滋滲兮其止魑魅不若泯伏於其遠兮神明肅然離衛乎其爾於是攘之辟之其蓄其翳修之平之其炊其噉上三陔以積高外四門而疏陞列道糊頰重營界紫無縮板以作勞不藉屬而昭侈因天質之自然非人力之攸致萃兮似高山之在周邦畿焉若隆雕之亘汾溢及夫涓日肇祀于郊之宮陶匏尙質金石有容璧奠禘以蒼蒼兮鼎敲雲而隆隆百神服食蔓衍乎坎間兮有司守燎粲爛乎壇中穆穆天子相維辟公咸盛氣以彊力相



升降兮穹崇披大紫之莫莫招翠黃之雍雍合蕭薌於欽柴曳高  
煙乎璇穹塞天淵以隕社奮光明於亡窮踐乎已事罔有不恭若  
乃自內出者無正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我率乎祖而推本  
正乎位而升配使禮動于上則神饗樂交乎下而人喜畢九州以  
獻力罄一純以盡意君子曰觀天下之物無以稱其德所以因天  
事天取至誠爲貴則斯丘也實國家集福之清場事神之寶時國  
聽之所馮厚靈心之所翔會駐魄寶於飀歛賁黃圖之方志彼草  
樓列仙之館像設梵王之廬豚蹄種祠之託鱗長九淵之居皆祠  
官之細祀族之餘尙且落成者鼓吻而極嘆乞靈者舐筆而爭書  
叛宣父以語怪溺邱明之好巫獨圓丘歸而遺美寧儒者佶儷而  
未之思歟遂作頌曰屹圓壇赫眈眈大盤盤兮君之升帝是饗輩  
而安兮禮無違福不回委如山兮聖繼聖萬斯年長監觀兮

右史院蒲桃賦

宋 祁

癸酉之仲夏予受詔修書寓於右史院紬繹多暇裴回堂除有蒲

桃一本延蔓疎瘠垂實甚寡予且玩且惜以爲省戶凝切禁廷敞  
閑人不天摧禽不棲啄與平原槁壤有閒匪灌叢宿莽所干而條  
悴葉萎不爲時珍何邪得非地以所宜爲安根以屢徙爲危封殖  
浸灌信美非願因爲小賦代其臆對云

昔炎漢之遣使道西域而始通得蒲桃之異種偕苜蓿以來東矜  
所從以至遠遂徧殖乎離宮去蔥雪之寒鄉託嶠函之福地並萬  
寶以均載歷千古而舒粹玩之可使蠲煩食之足以平志不由甘  
而取壤迺因少而獲貴鄙柚苞之輕悅賤蔗境之塵滓粵何人斯  
殖我于茲託深嚴之祕署切轆轤之文辭培孤莖以膏壤引柔蔓  
乎標枝泉石渠以蒙浸露金莖而泣滋布涼影於月宮獵重葩於  
禁颺蔽風廬之岑寂隱肅唱而透遲彼得地而逢辰宜欣欣以茂  
遂奚敷華而委質反慘慘而茲瘁乏磊砢於當年讓紛華於此世  
是必野芟非曾掖之玩菲實異大官之味因枳橘之屢遷嘆匏瓜  
之徒繫亦猶鬱柳有性不願栝捲之華海鳥取容非榮觴酒之饋



胡不放之巖際歸之壠陰上敷榮於樛木外結庇於緇林蒙煙沐  
霧跨野彌岑豐茸大德之谷棲息無擒之禽保深根以庇本誠繁  
寶之披心窮天年以善育奚斤斧之可尋亂曰階藥街華堂萱爭  
麗枝以萬年為名木以五衢稱瑞是皆託中涓以進孰荷鉤盾之  
為地結賞心以自如非孤生之所冀

詆仙賦

宋 祁

予既守壽春覽郡圖得八公山故老爭言山上有車轍馬跡是淮  
南王上賓之遺耕者往往得金云丹砂所化可以療病因取班固  
書葛洪神仙二傳合而質之嗟乎人之好奇而不責實也尚矣而  
洪又非愚無知者猶憑浮證偽況鄙人委巷語耶作詆仙賦  
憫茲俗之鮮知兮徇悠悠之妄陳常牽奇以合怪兮欲矜已以自  
神操百世之實亡兮唱千齡之偽存彼淮南之有將兮固殊刺而  
殞身緣內篇之不誕兮眩南公之多聞謂八人者語王兮歷倒景  
而上賓餌玉比之神藥託此謳乎霄晨王負驕以弗虔兮又見譎

於列真雖長年之彌億兮屏帑偃而念愆葛傳云仙伯主者奏安  
不恭乃謫守郡都則後  
念斯事之吾欺兮聊反復乎遺言號聖仙之靈稟兮宜常監  
德而輔仁不足察王倨貴兮遽引內於天門已乃悞其非是兮胡  
為賞罰之紛紜靈仙者之回惑兮無以異乎常人國為墟而嗣絕  
兮載遺惡而不沈故盛傳其遺金兮證礎石之餘痕武安陰語而  
前死兮更生偽鑄以贖論彼逞詐以罔時兮宜自警於斯文

憫獨賦

宋 祁

憫前人之抗志兮雖有適而遂迷恃我醒於皆醉兮矜獨是於眾  
非吾固知高木不得林兮孤音鮮與之諧特立廢於曹踞兮一妍  
掩於萬媿舉吾黨以同寐兮挈予覺其何之越家祀而訶冕兮裸  
戶程而晒衣奮單辭以正議兮安足救輿談之參差發介瞭之精  
覽兮何預羣蒙之偃嬉屈自高以赴淵兮夷已信而餓薇波潰流  
而無益兮返蒙謹而被訾今吾有道於此兮請質古而瑩疑狂者  
以不狂者為狂兮飲泉流而後宜非聖者以聖為非兮均獵較而



免譏挫爾方而殺廉兮常偶欣而儷悲保獨行以中晦兮庶明哲而為期

靈鳥賦

梅堯臣

鳥之謂靈者何噫豈獨是鳥也夫人之靈大者賢小者智獸之靈大者麟小者駒蟲之靈大者龍小者龜鳥之靈大者鳳小者烏賢不時而用智給給兮為世所趨麟不時而出駒流汗兮擾擾於修途龍不時而見龜七十二鑽兮寧自保其堅軀鳳不時而鳴烏鷓鴣兮招唾罵於邑閭烏兮事將兆而獻忠人反謂爾多凶凶不本於爾爾又安能凶凶人自凶爾告之凶是以為凶爾之不告兮凶豈能吉告而先知兮謂凶從爾出胡不若鳳之時鳴人不怪兮不驚龜自神而刳殼駒負驂而死行智驚能而日役體劬劬兮喪精烏兮爾靈吾今語汝庶或汝聽結爾舌兮鈐爾喙爾飲啄兮爾自遂同翱翔兮八九子勿噪啼兮勿睥睨往來城頭無爾累

凌霄華賦

梅堯臣

厥草惟天厥木惟喬草有柔蔓木有繁條緣根兮附蒂一作質布葉兮敷苗朱華粲兮下覆本幹蔽兮不昭嗟兮一作乎此木幾歲幾年而至於合抱夫何此草一旦一夕而遂曰凌霄是使藜藿蒿艾慕高豔而仰翹翹也安知蘋藻自潔蕙蘭自芳芙蓉出汗而自麗芝菌不根而自長或紉珮帶或采頌筐或製裳於騷客或登歌於樂章故得為馨為薦為嘉為祥皆無附著亦以名揚奚必託危柯而後昌吾謂木老多枯風高必折當是時將恐摧為朽芟不復萌蘖豈得與百卉並列也耶

枅欄賦

劉敞

圓方相磨純粹精兮剛健專直交神靈兮馮翼正性枅欄榮兮中立不倚何亭亭兮受命自天非曲成兮外無附枝匪其旁兮密葉森森劒戟鋌兮溫潤可親廉而不傷兮雪霜青青不畏彊兮壽比南山邈其無疆兮被髮文身何佯狂兮沐雨櫛風蹇無所妨兮苦身克已用不失職兮摩頂至踵尚禹墨兮黃中通理類有得兮屹



如承天孔武且力兮懍其無華不尚色兮表英映眾木如繩墨兮  
播弃蠻夷反自匿兮遁世無悶曷幽嘿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爲則  
兮

離憂賦

梅堯臣

抱戚戚以長處兮弔惇惇以自眎魂離離以駿邁兮精蒙蒙而就  
翳氣質亂以轆轤兮形爽洵而荒瘁信民生之多艱兮伊天命之  
方摯知隕性之無續兮畏忝經而遺義日月騰以漂忽兮春與秋  
其狎至卒撫心以抑志兮諒投艱以遣大冒帝堯之餘烈兮歷三  
正而相仍下天漢而逾熾兮啟東藩於大彭胡亂夏以泯芴兮賢  
辟世而迅征溯江介以幽處兮汜三徙而弗聲求王明而受福兮  
祖來儀於太平自彭城以來凡三徙皆江南支羣龍以登績兮勅體命於遠夷  
兆別子於都邑兮更名數於京師繇清白以象賢兮爰頽廢而歷  
茲馭長策以適駿兮周窮荒而不疑敵輸歡以馴教兮變變服而  
來娛中心實使生外兮諶大道之難推惟保性之蟬聯兮上參差

以千歲裕後葉之孔艱兮憚情申而事廢志激揚之未究兮不克  
荷而爲罪誨丁寗之在耳兮洵僂俛而違殆忽馳思於昊天兮又  
寤辯而自懟發與齡以交永兮且命請而罔害涼不肖而邁愍兮  
曾夫人之髣髴原本始而罔豫兮心涪陽以崩潰覩履厚而戴高  
兮願生父其誰賴願去人間以超舉兮復供養以弭憂苟一覩於  
顏色兮豈餘生之足留中恍忽而自失兮恭聞命乎前修天不可  
以忌兮道不可與謀毋苟襲匹婦以圖諒兮固將徇騫父以寡尤

石室賦

狄遵度

石室之幽古城之陬煙剝雨落苔蘚稠斷勁頑而植立攢眾磊  
而互鳩鰲首屹以孤挺虹氣攄而外浮銷築金之用侈陋銘燕之  
積偷傑立西土邈視千秋何愛人而思樹卒頽否之靡由室之經  
始請稽其紀其人則遠其室甚邇其室也尊維人之繫其繫維何  
維德之被其被維何撤華於裔弃民而夷嘗亦聞之易夷而民俟  
其偉而惟蜀之啟邈乎遠矣會牧野而微盧與同導嶧冢而標橈



斯洎或斃力而啟其隘或窮兵而伐其地東抗諸夏之喉右得秦  
原之臂地不為之限天不設其閉氣清肅而休晏物菴茂而披麗  
柰何椎髻之與雜卉服之與俱貪其地則地或為己有視其民則  
曰非吾徒已雖善忍彼亦何辜有大人者民之視圖視爾之鄙嗟  
子其吁曰吾不至將彼之愚教而有類聖其欺予解辯而冠削在  
而裾疏之濬之使蕩其瀦培之養之使豐其枯誘而利之麾督而  
趨園而規之不摯而拘乃豫乃詠以嬉以娛處乎其變決乎其舒  
始也夷貉之弗如今也鄒魯之靡殊始也自我兮居居今也視我  
兮媁媁孰我有德室其視諸室之莫兮知公之德安以肆兮室之  
堅兮知公之德純以一兮室之磊兮知公之德傑以卓兮室之魁  
兮知公之德碩以鉅兮德不可忘室不可墮隳其室則胡以見公  
之德泯其德則胡以示後之規孰治其業我將趨之孰締其跡我  
將經之故教無俗兮不變俗靡教兮弗移曰吾之智斯亦其宜曰  
彼之愚故甚之欺況乎位天下之正位居天下之廣居其所為民

皆二帝三王之故俗其所治具皆二帝三王之成謨法不更造事  
不更謀曰是惜者奚足以教則斯室也其謂何乎

鑿二江賦

狄遵度

子始至蜀詢諸古之賢於蜀有功者以為無出文翁上者於是作  
石室賦已而復聞有李侯者於蜀有大功焉二人者用力於民雖  
有勞逸然參其功亦其等耳於是又為之賦鑿二江使蜀之民知  
蜀之所以為蜀皆二公之力乎

嗚呼吾聞魚鳧氏以降秦太守之前蜀之為國不幾千萬年方二  
江之害被茲土以禹之功不是施兮嗟後來亦奚言彼民之昏溺  
兮無乃得之於天下不能遷土而改宅兮其流漂亦誰寃勁崖挺  
以中亞兮激狂瀾而右旋橫驚折走莫知其所之兮吼穹谷而下  
穿蛟鼉鼈呀以相濡兮何允蠢而緣延嘍膚吮血沸以咀嚼兮咸  
飫腐而飽臙藿蒲菱芡紛以相被兮汙百頃之良田土不藝而民  
無所食兮孰與奏其艱鮮民之害固不可終極兮歷百千萬世天



乃授之以賢曰噫中國之無人遂使民至於此焉天之生斯民兮故使之食飽而居安降巨苗以漂之兮天之意不然水之性固就下善利兮決之則宣濬九川而距四海亦奚艱且九載之孜孜民不憚苦而訴煩蓋因利而為利兮勞之在先不忍一勤其力兮乃至驚萬世而害弗捐胡不浚發其利源剗其害根巨崖剖以罅裂兮晷頽乾而陷坤怒石奮以交墜兮吁電走而雷奔蕩重淵以傾覆兮喪百怪之精魂雲轉霧溢盤蹙躑兮注壑于其閒寂寥散漫肆以長往兮若氣散於坯渾決其餘以旁漑兮居其側數百頃皆膏腴之上珍民降邱而下宅兮若蟻聚而蜂屯則幾年幾世之積害一日刷去兮不啻捐芥而蕩塵嗚呼蜀之為國非地之中宜乎夷貊之雜處魚鼈之與同有李侯者至然后別類於水物有仲翁者至然后同俗於華風然則今所棟宇而處衣冠而嬉皆二公之所翳若李侯者事固所莫得而繼彼仲翁之教亦何憚而弗為嗚呼以禹之功至大至神括六合以橫被疇有存而勿論於茲

為害獨不得聞無乃力所不洎兮抑亦遺其功於後人而今而後乃知民未得所欲事或有不利先世所未暇除去聖人所未及裁制苟有志於生民皆吾人之所事若曰茲事體大必聖人而后為則小子也不敢與知

交趾獻奇獸賦

司馬光

皇帝御天下三十有六載化洽於人德通於神邇無不協遠無不臻粵有交趾來獻其麟其為狀也熊頸而鳥喙豨首而牛身犀則無角象則有麟其力甚武其心則馴蓋遐方異氣之產故圖謀靡得而詢於是降輅車之使發旁縣之民除塗於林嶺之隘引舟於江淮之濱曠時月而陟萬里然後得入覲乎中宸與夫雕題卉服之士南金象齒之珍款紫闥而全入充彫庭而並陳於是羣公卿士百僚庶尹儼然垂紳薦笏旅進而稱曰 陛下功冠邃古化侔儀極恭承神祇嚴奉宗稷純孝烝烝小心翼翼出入起居不忘於訓典進退周旋必咨於軌則體文王之卑服遵大禹之菲食宮室



觀臺無礪刻之華輿馬器用無珠玉之飾遊必備於法駕燕不廢於朝夕此皆帝王所不能為而陛下行之尚不忘於休惕是以方內又寧黎民滋殖垂髻之童耳皆習於詩禮戴白之叟目不睹夫金革至於根著浮流跂行喙息無不翔舞太和涵濡茂澤此殊俗所以嚮臻靈獸所以來格雖漢室之初黑鵬貢於絕徼周家之隆白雉通於重譯殆不足方也臣等謂宜命協律播之聲歌詔太史編之簡策以發揮不世之鴻休張大無倫之不績不亦偉乎皇帝乃穆然深思愀然不怡曰吾聞古聖人之治天下也正心以為本修身以為基閨門睦而四海率服朝眾和而羣生悅隨故務其近不務其遠急其大不急其微今邦雖康未能復漢唐之宇俗雖阜未能追堯舜之時況物尚疵癘而民猶怨咨朕何敢以未治而忘亂未安而忘危享四方之獻當三靈之釐且是獸也生嶺嶠之外出沮澤之湄得其來吾德不為之大縱其去吾德不為之虧柰何貪其琛寶之美悅其鱗介之奇容其欺給之語聽其諂諛之

辭以惑遠近之望以為蠻夷之嗤不若以迎獸之勞為迎士之用養獸之費為養賢之資使功烈烜赫聲明歲蕤廢耳目一日之玩為子孫萬世之規豈不美歟於是羣臣拜手稽首咸曰此盛德之事臣等愚戇所不及陛下誠有意於此臣等敢不同心竭力對揚而行之皇帝於是御棫樸之篇觀大畜之繇延黃髮之儒顯巖穴之秀善有可旌無間於幽遠言有可采不弃於微陋位匪德而不升官無能而不授使稷契居左皋夔立右伊呂在前周召侍後相與講經藝之淵源覽皇王之步驟求大化之所未孚訪惠澤之所未究興民之利若療夫飢渴除民之害若憂夫疾疢賜子簡而功無所遺刑罰清而姦無所漏浮費省而物不屈於求須苛役蠲而農不妨於耘耨使之夏有葛而冬有裘居有倉而行有糗絲纊之饒足以養其老甘脆之餘足以慈其幼地不加廣而百姓足賦不加多而縣官富道塗之人耻爭而喜讓閭閻之俗弃漓而歸厚戶知禮義之方人享期頤之壽然後旃裘之長頓顙而誓服祝



髮之渠回面而奔走靡不投利兵而襲冠帶焚僭服而請印綬於  
是三光澄清萬靈敷佑風雨時若百稼豐茂休氣充塞殊祥輻湊  
甘露霖霖於林薄醴泉鬻沸於嵌竇華莖羅植於階庀朱草叢生  
於庭雷鳳皇長離駢枝而結巢黃龍騶虞羣友而爲畜由是觀之  
則彼裔夷之凡禽瘴海之怪獸皮不足以備車甲肉不足以登俎  
豆夫又何足以耗水衡之芻而汚百里之囿者哉

思歸賦

王安石

蹇吾南兮安之莽吾北兮藐之思朝吾舟兮水波暮吾馬兮山阿  
亡濟兮維夷夫孰驅兮亡巖風翛翛兮來去日翳翳兮溟濛之雨  
萬物紛紜蕭索兮歲逶迤其今暮吾感不知夫塗兮徘徊徬徨以  
反顧盍歸兮盍去兮獨何乎此旅

歷山賦

王安石

餘姚縣人有與季父爭田于縣于州于轉使不直提點刑獄令余  
來直之將歸閔然望歷山而賦之歷山在縣西上虞縣界中或曰

舜所耕云

歷山之峩峩兮子汝耕之孰汝疆之此匪予私云然兮誰汝使子  
人之子兮余師歷山之峩峩兮則維其常人之子兮云曷而亡云  
曷而亡兮我之思今孰繼兮我之悲嗚呼已矣兮來者爲誰

事君賦

王回

北面以受命兮命同而功則異矢中心而自贊兮非有道曷明其  
所爲蓋圖國之在人兮我得之故爲貴若貨私之不敢愛兮奉君  
欲之所便役股肱而忘死兮濟君難於已然豈不輸忠而塞報兮  
柰何猶憾於天倬我圖而孔臧兮志常足而名全閱萬物之至眾  
兮孰一人之至寡呼同德以佐佑兮賴先權於取捨張有司而賦  
政兮寄聰明於夙夜儻虛其人而瘵厥官兮雖有食而誰暇彙以  
進夫賢能兮罄崑澤而無留但見朝大夫士兮暨四方之守候咸  
顯任其所知兮迓交泰之時休君無爲而垂拱兮我亦退食而優  
游昔重華之弼唐兮拔岳牧與禹稷文命躡其近武兮晤皋陶而



宋文鑑卷第三  
謨九德摯虺夾以相湯兮美遂良而舉直文公作周衡兮向勤訓  
於三宅其誠薦於天地兮況我民之訓格君臣享其淑問兮詒萬  
世之矜式亞斯之不敢緩兮亦何世而無人隨小大以成功兮但  
挾霸而未純諒要道之自然兮如歲運於陽春迷咫尺以它之兮  
固治亂之所分臧仲之蔽展禽兮坐掛譏於竊位公孫託擯於仲  
舒兮眾交詆其疾忌夫豈不念於善傳兮反貪巧而速累曾莫望  
於貨之徒兮猶可以逃罪彼匠者之構厦兮操斧墨而自能榱桷  
老於深林兮斧墨具而焉程惟得人而事君兮乃受命而有成感  
先儒之話言兮聊頌箴而一明

宋文鑑卷第三

宋文鑑卷第四

賦

抱關賦

王回

駟不及舌賦

王回

責難賦

王回

愛人賦

王回

大報天賦

范鎮

鴻慶宮三聖殿賦

劉放

秋懷賦

劉放

抱關賦

王回

嘉祐五年回始仕為衛真主簿日負吏責憫已之不如古人也作  
抱關賦  
抱關之無責兮聊可充吾食兮匪可食兮吾何易兮抱關之無愧  
兮聊可由吾仕兮匪可仕兮吾何累兮抱關之無悶兮聊可託吾



遯兮匪可遯兮吾何恩兮

駟不及舌賦

王回

彼駟能行駸駸萬里此舌能言人纔聞耳萬里遠矣駟行有疆聞耳甚微舌言無方六轡在手縱之吾游見險逢艱不可控留一出諸口死傳吾志善惡吉凶孰追孰避蓋古君子取物以箴學士誦焉可毋慎今

責難賦

王回

臣卑而君尊兮侔地道之承天北面贊以伏朝兮南面受之偃然役股肱於夙夜兮須有命而後處含厥美以自忠兮避成功而不敢先何責善於難行兮奄恭名而獨傳蓋曰善之爲猷兮匪身修而弗克五事生之所稟兮覺初微而漸碩儻一失其本源兮外物來而橫逆況宅摯於人上兮百度叢而歸責治則身安而名榮兮亂甚者喪其家國賢臣出而登用兮爵旣好而祿又豐師保阿焉受教兮箴諫謹於羣工匪聖法而不敢述兮推天命於始終使吾

君至誠兮執忠信以自主使吾君達其所忍兮仁無不恕使吾君恥不若先王兮遵義之路使吾君不敢慢於匹夫兮禮乃大具使吾君察天下之理而無鑿兮智足以成務勤君之思而劬君之力兮誰吾謂倨蓋志行則爵祿可報兮否則遁而去昔舜禹之相堯兮斯猷著於典謨商摯慕其遺風兮引撻市而爲虞說豕宰於武丁兮繩正木而靡渝周公之告孺子兮揚文武之承圖召伯又歌乎公劉兮美厚民而匪居雖孔孟之游於衰世兮固守經而嚴如宜其名實之一揆兮彼興廢何區區後千載豈無臣兮忘鑽仰於我極逢君欲以就利兮凡枉尋而直尺量君才爲不及兮聊順時而姑息詆高論曰迂闊兮喜近己而循迹嗚呼君名貶於雜霸兮專頌美於在昔臣不恭莫甚於此兮徒沒齒而愧惕竊獨嘉夫魏公兮沃唐文而迓衡知正己而民服兮破俗辨之刑名旣柔遠而能邇兮尚惜其學略而功速成作正位之儆戒兮雖芻蕘者亦聽匪吾言之能賦兮唯尙文之易明



愛人賦

王回

俶天民之秉彝兮同懿德而自好縱百骸以徇物兮義與利其殊  
 報彼君子兮唯先覺是號故忠恕以愛人兮捨元元其焉肯竊誦  
 夫曾氏之求志兮忘違禮而寢於大夫之簣感童子之闕諷兮雖  
 疾病猶扶而反席元與春務養吾欲兮何屑屑而姑息詒話言於  
 一朝兮可推而措諸靡極蓋曰德之為物兮在己而不在他焉其  
 形輻於鴻毛兮其力重於太山吾人所以相保而生死兮固賴此  
 而能然俾各達其常心兮因厥類毆而復遷孝莫大於尊親兮不  
 格姦於幾諫慈莫隆於燕子兮擇明師而講善忠莫美於致君兮  
 專責難於可願禮莫隆於任臣兮救欽職而有閒莫戚於夫婦之  
 際兮風雖鳩而誰溷莫孺於兄弟之閒兮泣關弓而弭怨莫樂於  
 朋友之交兮競切磋而成信其餘泛吾義之所及兮亦應乎求而  
 敢倦異此則陷父於惡兮晉申生纔諡為恭納寵孽於驕奢兮衛  
 莊侯卒覆其宗逢主欲以厚斂兮冉求服鳴鼓之攻王僚試於私

人兮形變雅之大東恣同牀之干政兮嬉娼繼以興戎小不忍於  
 咈母兮鄭克叔而俱凶損友之三科兮匪孔門之所容况巧言與  
 佞色兮實媚眾以雷同嗚呼是非之甚明兮成敗亦不為効歷萬  
 古而猶惑兮寧醉昏而夢未覺惜勞心而日拙兮竊方循理而造  
 要庶無忝於曾氏之言兮聊矢賦而彌邵

大報天賦

范鎮

大宋七十有二載符節合於聖神陶鈞運於真宰化至而乾用九  
 令行而風不再泰山四維兮固基圖而靜寧黃河一清兮撫期運  
 而茂對元尊降休其如響富媪効珍而弗愛星氣交見景炎青赤  
 之光魚馬兩至道出東西之海於時百靈會鈞天之游萬物極崇  
 邱之大鑿井者罔識帝力仰盆者不知天蓋以上方游神治古之  
 表垂意幾成之會道皇極以甚夷基太平而無外重茲盈成罔或  
 違怠若曰時靡愆伏物不疵癘協氣洪鬯而融然無際者上穹之  
 保艾邊鄙不聳干戈倒載生靈相與而謹然於內者三后之大賚



按物理以順考曾朕躬之弗逮不有反本之報曷爲含生之賴况  
夫事具往聖之行文備前世之載媿庭有六宗之禋周家有始祖  
之配書以巡嶽而用事禮以掃地而展采總條貫於先猷赫聲文  
乎當代上一其唱下百其響伯夷秩宗之典叔孫奉常之掌咸謹  
職以先次率參謀而來上僉曰用日之至吾道之長就國之南吾  
君之嚮可以爲人而祈福示聖人之能饗也涓辰之良旣如是講  
儀之盛又如彼將命以方底飛文以疾置鼓先令於民聽俾咸知  
於上意西踰月毳之垠東走天池之紀北窮祝栗之野南極濮鉛  
之地雷出而奮豫風興而披靡穹居卉服華體木薦之酋髮首貫  
冒離身反踵之帥尋聲望景知中國之有至仁梯虛航深示戎狄  
之無外事順走我轍跡服馴我邊轡迺有雙駘共舐之獸赤汗赭  
沫之駟浮琛沒羽之珍文鍤碧啓之異諸福之物備儻奇偉眾變  
之狀燦爛譎詭按圖謀而未書歷封禪而不至滔滔焉峩峩焉來  
助祭者波委而嶽峙吾皇游巖廊探絕瑞嘉聞聲教之遠樂觀儀

物之備迺飭四方近逮周行搜傑索俊提忠挈良相與齊於螭螭  
蟻獲之中思所并而周流常羊者已在出警之先期也闕觚削其  
如倚鋪首呀而欲驤行幄默而下垂樂宮吼其高張八校拱著五  
旗司方禮器之葳蕤軍裝之陸梁錯文以章藻采兮四會五達之  
莊旣法從之舛飾倏呼鞭之對揚神扶絳屐乾行東箱左黃鍾兮  
五應以俱動前式道兮三候而相望始乘輿也顛顛昂昂奮至德  
之光大明登兮重昏破而羣陰藏旣遵途也秋秋踰踰走萬人之  
望駭颺馳兮浮埃沉而瑞氣翔參忠信於倚衡兮遠何適而不臧  
總德法而不防嶽然其不動兮躬自厚而矜莊春然其太和兮躬  
不違而滋涼顛儲思於逆釐之事也徑息駕乎列仙之場儼陟降  
以肅潔兮查悟靈於忽恍聲平款謁之辭稱畢孝思之容外溢葦然  
如傷沛然不憚念報天之罔極顧履霜而懷惕莫重乎禮經之五  
以觀乎世廟之七內則樂穆羽舞旄狄薦苾芬儀赫奕遲奉乎明  
靈之來格外則熊司旗虎視戟威振厲氣敦鬱肅陳乎游微之駢



聖俄而傳呼旦之聲嚴出廟之蹕眇重闈以南直屆夫禮神之室  
觀夫涂大朱以洞闢壇八觚而翼騫颯紳綏之綵繚頽貂蟬之蔥  
莘上摩星以旃雲下藻野而縉川聖人凝旒以則數薦璧而象圓  
樂六變而導和爵三獻而告虔百神愛瑞以祖洽四方承宇而來  
旋啟睟管之芬膏焜樵蒸於高煙杳馨明之升聞藹嘉休而肅延  
迴五輅兮清道御兩觀於中天歌塗巷而沸湧觀堵牆而駢填或  
陰而霞紛振衣而警袂方冬而暑盛曩跡而側肩覩糝千車迴轅  
衝鞠岌若移山之行隱如奔雷之聲磕碎礧礧以拱乎神庭鐵衣  
萬騎奮踞橫逸晶如積雪之釋迅如衝風之疾宛轉絡繹以環於  
帝室嚴辦兮中外臚句兮上下繩鶴馭以飛書緝雞竿而肆赦縱  
係縲以畢出普疵吝而一灑重離之耀大繼明以照四方泰山之  
雲不崇朝而徧天下飭飫賜沐純嘏受釐而延膝席飲福而奏需  
雅太室之聲曼延於壽厯覆孟之安盤固於宗社彼甘泉汾陰后  
土之祠交門竹宮神光之拜或孜孜於曲請或屑屑於末戒隘哉

陋乎曾未知福含生懷萬靈之為大也有一二眉壽願謂臣曰子  
游都而盛其際吉其逢者所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矣亦嘗知  
盛際之所自出吉逢之所由來者乎予少留吾其語汝夫聖人之  
將有為也必本於仁義聲而為樂文而為禮柄而刑賞統而祠祭  
崇讓以樹之懷遠以固之作德以茂之此古先之能事教化之肇  
基也故其始下詔則有司指圖有經叩天進辭相與上乎號榮者  
當宁卻而不名斯崇讓之至誠也將僎儀則百蠻款塞移珍謁謹  
象諱厥角于北闕者本朝羈而不絕斯懷遠之上烈也既已事縣  
官去煩削密輕徭緩租驅躋於仁壽者庶黎愉然而在宥斯作德  
之洪覆也夫一舉而關眾目非曰躬聖發憤其孰能大圖而殫究  
子盍亦接胥庭之圖披義農之錄援結繩造契之具迹卷領垂衣  
之躅料平基緒之馮厚準元精之回復揚波以挹其腴潤摛芳以  
舉其稠縟然後攄文心散辭氣伏天庭而進牘臣蹶然而仰曰富  
哉言乎微丈人後進生其不識王澤之滲漉也謹拜手而系曰赫



赫 鉅宋體元垂統升中而奉兮恢恢大圓應聖何言賸祉以蕃  
兮吾 皇之隆彼蒼之崇合符無窮兮

鴻慶宮三聖殿賦

劉 攽

臣伏見 陛下追述祖考崇奉明祀新作三聖殿以昭孝明功于  
天下臣以文學中第太常試官祕書目覩盛事不敢以鄙薄自絀  
輒作古賦一篇以歌詠盛德昔靈光景福之作世稱其美麗然其  
所謂壯大不出乎彫刻畫績文彩之煌煌而已又盛道工人之巧  
民力之眾材木之多金玉之偉臣以謂聖王有作則必智者獻其  
巧壯者輸其力山林不敢愛其材府庫之聚皆所供億也是物理  
之常不足以夸大臣愚竊陋之若夫天命廢興之際聖王授受之  
符非敏智通達未有能究知其始終者固難為寡見淺聞者道也  
臣竊大之是以略所陋而張所大不敢仰希風人雅頌之列庶幾  
有其志云爾

蓋上帝之所選建明聖命以天位者乃所以享德而報功焉未有  
德盛於前功播於後而其子孫寂寥千載无聲者也賢哲所談六  
籍之云德莫著於有虞功莫隆於五臣禹平水土夏姒以家司徒  
后稷是教是食肇商興周歷載累百皋陶大理五刑以明于其苗  
裔乃興于唐若夫董道耀以攸司奏庶民之鮮食焚山烈澤害服  
妖息鳥獸咸若草木允殖固伯益之力焉天報以位俾秦周繼于  
其子孫誣祖不紹去火即水叛禮尚刑法以慘急然猶兼六國一  
天下而不知變于初二世以斃非天不相朕虞之後乃其否德得  
罪于祖而斷棄也惟伯益之功未報是以大命復集于趙氏焉五  
代喪德九土分裂海水橫流民用墊溺鳥獸昌熾黔首失職滔滔  
惑惑蓋若洪流之未闢於是 太祖乘火而帝繼益之功天胙吉  
土曰惟商邱是為星火大辰之居亦曰明堂布政之由出潛離隱  
或躍在淵以有九有百度正焉削禍戡亂出民塗炭風指日舒天  
地正觀荆燕吳蜀楚越并冀懾威懷仁奔走失氣崛強者執服柔  
從者加賜 太宗承之 眞宗成之登封降禪矢直砥平巍巍乎



邈三五而儔儷彼漢魏之瑣瑣曾何比京夫伯益始掌火而底績而宋以火帝興于火墟天之報施豈不昭昭可推而類也哉且夫積功以凝命而創業因物以胙土由土以建號樂以反初禮不忘其本是故作于原廟建之別都三聖鼎列大厦以居以答景貺以昭成功俾子孫知厥所由億兆仰德而不窮也厥後烈風雲雨電雷震曜儆戒于下濫炎流燒天子怵于大異反已正德伏念七年乃其有得曰天以德訓予而以威震予依類託諭予敢不信夫政不變不足以化新禮不修不足以化民天之示人若曰政禮之敝雖祖宗之爲猶當勿憚乎改更於是詔三事飭九卿和布于舊載損載益以答天誠以舉聖職夫既天行而日白矣乃復闕宮獎夫神衷三后在天對越上穹經之營之不日成之閔偉奇麗所以使宮寢之勿踰也清閑宵密鬼神之所都也絜百圍而置楹兮度干仞以架棟擇一木於萬章兮顧餘羨者猶眾般倕變人之儔獻巧而林立兮莫不心競而賈用互長廊其如城兮闢重門其似洞

欒拱粲其如星兮侏儒屹其承重如翬斯飛如鳥斯革兮誠可慄其將動闔陰房之密靜兮雖六月其必寒關陽榮之敞麗兮葢中夜而已旦涉廣除而徑上兮每百尺而一級歷青珉之瑩滑兮會不得而側立顧風雨之在下兮足以避夫燥溼良非人力之所爲兮宜鬼神之攸集於是使夫設色之工後素之巧想像形容圖寫必効夫其龍顏日角天質之駟昂兮臣乃今知真人之異表於是駕鑾輅登玉蚪千乘萬騎雲動而景附兮想平生之豫游旂常繽紛以絕翕兮鍾鼓軒轟簫管發而啁啾雜魚龍之奇技兮蜿蜒曼延於道周百神紛而並迎兮出闔闔而御夫龍舟爾乃川后靜波屏翳息風舳艫相銜若複道之延屬兮互千里而相通百工備官而夙設兮棹夫謹呼而奏功惟吉行之五十兮餘日力而靡窮既屆既止威儀若初以幸夫壽宮乃卽前楹以修祀事威神如在望之可畏殫金玉以備用罄飛潛以薦味帷帳筦簞之安肆几杖筆研之儲侍靡一物之蓋闕兮所以廣孝思而盡心志守臣侍祠罔



不矜飾既事而旋闕而莫覲列仙之儒偃佺之倫迎神頌祇於其側若夫祝融重黎相土闕伯固已喜動乎魄情見乎色護清蹕而晞盛德也巍巍大哉不可得而記已且夫天命之不忘人生之大寶也祖宗之有繼子孫之勿替也茲聖王所以繼統垂業超商邁周卹嗣錫羨貽厥孫謀使萬有千歲得以晞風而承流也遂作頌曰崇崇商邱大火主兮曰宋之興道是配兮建邦設都以有九土兮有皇上帝明德輔兮伯益之功邈不可忘兮三聖承承有烈光兮奕奕寢廟神翱翔兮胥于萬年尚無疆兮

秋懷賦

劉攽

世量力以為智兮孰不自師其成心不强短以彼修兮亦各濟其所任蓋周任之明清兮予嘗服於德音性專直其似愚兮遂底滯而廢沈惟古人有不遇兮亦奚慨於斯今昔既冠而從仕兮冀陳力而帥職何日月之不淹兮疊疊至乎不惑世與我其異衷兮增余懷之默默數廢日而倍參兮願自竭而安得將奔而及事兮愧

初心而變色譬游者之無術兮念愈躁而逾沒荷眾賢之井容兮曾介善之不遺辱興廉之末舉兮遂以造夫攸司君之門不可以徑入兮既待詔而歷時唯褊心之狷狹兮樂繩墨其自持誠詭遇其有獲兮雖得獸而恥之信天命之有在兮非智勇其孰勿疑時既秋而涼風兮草木落而變衰日月麗於西廂兮蟋蟀迅而鳴悲閱四序之代謝兮既逝者之如斯悼我心之弗獲兮起惆悵而稱詩



宋文鑑卷第四

宋文鑑卷四

八

宋文鑑卷第五

賦

不寐賦

拙賦

洛陽懷古賦

灑灑堆賦

屈原廟賦

昆陽城賦

赤壁賦

後赤壁賦

秋陽賦

中山松醪賦

懷歸賦

黃樓賦

劉放

周惇

邵雍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沈括

蘇轍

宋文鑑卷五

一



不寐賦

劉攽

惛鬱邑其馮中兮何鑿寐其弗夷方永夜之未艾兮廓靜處而長  
思悼既往之弗及兮慨來今之曷知緒將絕而復續兮精發越而  
淫移條四海其再撫兮泯萬基乎須臾武勝商而歸周兮天保定  
其千億叔且兼乎三王兮仰勤思而有獲孔潛精於好學兮致憤  
懣於無益樂好善而用魯兮孟見喜乎顏色仁弗遇於衛頃兮願  
奮飛而不得翟祖氣而見祥兮獻肇謀乎虞號彼遠慮之與近思  
兮智與愚皆從其職嗟民生之多艱兮羌以心為形役君子有不  
安其命兮小民有度其力非蚊虻之嚙膚兮曾內懷於大棘惟昔  
夢之遺遺兮既悵然而獨寐亮伐柯之不遠兮何內鞮而窳固晞  
聖人之大覺兮綿萬世而不遇幸曲肱而自怡兮庶無迷於初度

拙賦

周惇頤

或謂予曰人謂子拙予曰巧竊所恥也且患世多巧也喜而賦之  
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

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

洛陽懷古賦

邵雍

洛陽之為都地居天地之中有終天之王氣在焉予家此治平歲  
會秋乘雨霽與殿院劉君玉登天宮寺三寶閣洛之風景因得周  
覽惜其百代興廢以來天子雖都之而多不得其久居也故有懷  
古之感以通諷誦論君玉好賦以賦言  
秋雨霽日色清景方出秋益明何幽懷之能快唯高閣之可憑天  
之空廓風之輕冷覽三川之形勝感千古之廢興乃眷西北物華  
之妍雲情物態一氣茫然擁樓閣以高下煥金碧之光鮮當地勢  
之拱處有王居之在焉惜乎天子居東都此邦若諸夏不會要于  
方來不號令于天下聲明文物不此而出道德仁義不此而化宮  
殿森列鞠而為茂草園囿基布荒而為平野鸞輿曾不到者三十  
餘年使人依然而歎曰虛有都之名也噫夏王之治水也四海之  
內列壤惟九而居中者實曰豫州荆河之北此為上流周公之卜



宅也率土之濱建國爲萬而居中者實曰洛陽瀍澗之側此唯舊邦迄于今日二千年之有餘因興替之不定故靡常其厥居我所以作賦者閱古今變易之時述興亡異同之迹追旣失之君王存後來之國家也噫太昊始法二帝成之三王全法參用適宜伊六聖之經理實萬世之宗師我乃謂治民之道於是乎大盡矣逮夫五霸抗軌七雄駕威漢之興乘秦之弊曹之擅幸漢之衰始鼎立而治終豆分而隳晉中原之失守宋江左之畫畿或走齊而驛魏或道陳而經隋自元魏廓河南之土植六朝之風物李唐蟠關中之腹孕五代之亂離其間或道勝而得民或兵強而懼下或虎吞而龍噬或雞狂而犬詐或創業於艱難或守成於逸暇或覆餗而終焉或包桑而振者故得陳其六事雖善惡不同其成敗一也其一曰大哉德之爲大也能潤天下必先行之於身然後化之於人化也者効之也自人而効我者也所以不嚴而治不爲而成不言而信不令而行順天下之性命育天下之生靈其帝者之所爲乎

其二曰至哉政之爲大也能公天下必先行之於身然後教之於人教也者正之也自我而正之者也所以有嚴而治有爲而成有言而信有令而行拔天下疾苦遂天下之生靈其王者之所爲乎其三日壯哉力之爲大也能教天下必先豐府庫峙倉箱銳鋒鏑峻金湯嚴法令于烈火肅兵刑于秋霜竦民聽于上下懼夷心于外荒其霸者之所爲乎其四曰時若傷之于隨失之于寬始則廢事久則生姦旣利不能勝言故況得以疾賢是必薄其賦斂欲民不困而民愈困省其刑罰欲民不殘而民愈殘所致之道失其本矣其五曰時若任之以民專之以察始則烈烈終焉缺缺旣上下以交虐乃恩信之見奪是必峻其刑罰欲民不犯而民愈犯厚其賦斂欲國不竭而國愈竭蓋致之道失其末矣其六曰水旱爲沴年歲豐虛此天地之常理雖聖人不能無蓋有備而無患不得中者加以寬猛失政重輕逸權不有水旱而民已困而況有水旱兵革焉所謂本末交失不亡何待天下有成敗六焉此之謂也



君天下者得不用聖帝之典謨行明王之教化士可殺不可辱民  
可近不可下上能撫如子焉下必戴其后也仲尼所以陳革命則  
抑爲人之匪君明遜國則杜爲人之不臣定禮樂而一天下之政  
教修春秋而罪諸侯之亂倫刪詩以揚文武之美序書以尊堯舜  
之仁贊大易以都括與六經而並存意者不可以地之重易民之  
教不可以民之教悖天之時必時教之各備則居地而得宜是故  
知地不可固有之也君上必欲上爲帝事則請執天道焉中爲王  
事則請執人道焉下爲霸事則請執地道焉三道之間能舉其一  
千古之上猶反掌焉則是洛之興也又何計乎都與不都也如欲  
用我吾從其中

灑灑堆賦

蘇軾

世以瞿唐峽口灑灑堆爲天下之至險凡覆舟者皆歸咎於此石  
以余觀之蓋有功於斯人者夫蜀江會百水而至於夔瀾漫浩汗  
橫放於大野而峽之小大會不及其十一苟先無以齟齬於其間

則江之遠來奔騰迅快盡銳於瞿唐之口則其嶮悍可畏當不啻  
於今耳因爲之賦以待好事者試觀而思之

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江河之大與海之深而可以意揣唯其  
不自爲形而因物以賦形是故千變萬化而有必然之理掀騰悖  
怒萬夫不敢前兮宛然聽命惟聖人之所使子泊舟乎瞿唐之口  
而觀乎灑灑之崔嵬然後知其所以開峽而不去者固有以也蜀  
江遠來兮浩漫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嘗齟齬兮其意驕逞而不  
可摧忽峽口之逼穿兮納萬頃於一杯方其未知有峽也而戰乎  
灑灑之下喧逐震掉盡力以與石鬪勃乎若萬騎之西來忽孤城  
之當道鉤援臨衝畢至於其下兮城堅而不可取矢盡劍折兮迤  
邐循城而東去於是滔滔汨汨相與入峽安行而不敢怒嗟夫物  
固有以安而生變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得吾說而推之兮亦足  
以知物理之固然

屈原廟賦

蘇軾



浮扁舟以適楚兮過屈原之遺宮覽江上之重山兮曰惟予之故鄉伊昔放逐兮渡江濤而南遷去家千里兮生無所歸而死無以爲墳悲夫人固有一死兮處死之爲難徘徊江上欲去而未決兮俯千仞之驚湍賦懷沙以自傷兮嗟予獨何以爲心忽終章之慘烈兮逝將去此而沉吟吾豈不能高舉而遠遊兮又豈不能退默而深居獨嗷嗷其怨慕兮恐君臣之愈疎生既不能力爭而強諫兮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苟宗國之顛覆兮吾亦獨何愛於久生託江神以告寃兮馮夷教之以上訴歷九關而見帝兮帝亦悲傷而不能救懷瑾佩蘭而無所歸兮獨惻惻乎中浦峽山高兮崔嵬故居廢兮行人哀子孫散兮安在況復見兮高臺自予之逝今千載兮世愈狹而難存賢者畏譏而改度兮隨俗變化斲方以爲圓龜勉於亂世而不能去兮又或爲之臣佐變丹青於玉瑩兮彼乃謂予爲非智爲高節之不可以企及兮宜夫人之不吾與違國去俗死而不顧兮豈不足以免於後世嗚呼君子之道豈不全兮全

身遠害亦或全兮嗟予區區獨爲其難兮雖不適中要以爲賢兮夫我何悲子所安兮

昆陽城賦

蘇軾

淡平野之靄靄忽孤城之如塊風吹沙以蒼莽悵樓櫓之安在橫門豁以四達故道宛其未改彼野人之何知方偃偃而哇菜嗟夫昆陽之戰屠百萬於斯須曠千古而一快想尋邑之來陣兀若驅雲而擁海猛士扶輪以蒙茸虎豹雜沓而橫潰罄天下於一戰謂此舉之不再方其乞降而未獲固已變色而驚悔忽千騎之獨出犯初鋒於未艾始憑軾而大笑旋棄鼓而投械紛紛籍籍死於溝壑者不知其何人或金章而玉佩彼狂童之僭竊蓋已旋踵而將敗豈豪傑之能得盡市井之無賴貢符獻瑞一朝而成羣兮紛就死之何怪獨悲傷於嚴生懷長才而自浼豈不知其必喪獨徘徊其安得過故城而一弔增志士之永慨

赤壁賦

蘇軾



王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  
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  
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  
之茫然浩浩乎如憑虛遇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  
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  
泝流光渺渺乎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  
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  
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  
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  
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荆  
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  
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鰕  
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浮海  
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

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  
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  
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  
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  
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  
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  
子之所共食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  
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

蘇軾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皋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  
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  
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  
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  
婦笑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須於是攜酒與魚復



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  
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  
豹登虬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  
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  
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  
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  
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跹過臨皋之  
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  
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  
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秋陽賦

蘇軾

越王之孫有賢公子宅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以告東坡居  
士曰吾心皎然如秋陽之明吾氣肅然如秋陽之清吾好善而欲  
成之如秋陽之堅百穀吾惡惡而欲刑之如秋陽之隕羣木夫是

以樂而賦之子以爲何如居士笑曰公子何自知秋陽哉生於華  
屋之下而長遊於朝廷之上出擁大蓋入侍幃幄暑至於溫寒至  
於涼而已矣何自知秋陽哉若予者乃真知之方夏潦之淫也雲  
沓雨泄雷電發越江湖爲一后土冒沒舟行城郭魚龍入室茵衣  
生於用器蛙蚓行於几席夜違溼而五遷晝燥衣而三易是猶未  
足病也耕於三吳有田一廛禾已實而生耳稻方秀而泥蟠溝塍  
交通牆壁頽穿面垢落墜之塗目泣溼薪之煙釜甑其空四鄰悄  
然鸛鶴鳴於戶庭婦宵興而永歎計無食其幾何矧有衣於窮年  
忽釜星之雜出又燈花之雙懸清風西來鼓鍾其鏗奴婢喜而告  
予此雨止之祥也蚤作而占之則長庚澹其不芒矣浴於暘谷升  
於扶桑曾未轉盼而倒景飛於屋梁矣方是時也如醉而醒如瘖  
而鳴如痿而起行如還故鄉初見父兄公子亦有此樂乎公子曰  
善哉吾雖不身履而可以意知也居士曰日行於天南北異宜赫  
然而炎非其虐穆然而溫非其慈且今之溫者昔之炎者也云何



以夏爲盾而以冬爲衰乎吾儕小人輕愠易喜彼冬夏之畏愛乃羣狙之三四自今知之可以無惑居不障戶出不御笠暑不言病以無忘秋陽之德公子拊掌一笑而作

中山松醪賦

蘇軾

始予宵濟於衡漳車徒涉而夜號燧松明以記淺散星宿於亭皋鬱風中之香霧若訴予以不遭豈千歲之妙質而死斤斧於鴻毛效區區之寸明會何異於束蒿爛文章之糾纏驚節解而流膏嗜作厦其已遠尙藥石之可曹收薄用於桑榆製中山之松醪救爾灰燼之中免爾螢燭之勞取通明於盤錯出肪澤於烹熬與黍麥而皆熟沸春聲之嘈嘈味甘餘而小苦歎幽姿之獨高知甘酸之易壞笑涼州之蒲萄似玉池之生肥非內府之烝羔酌以瘦藤之紋樽薦以石盤之霜螯曾日飲之幾何覺天刑之可逃投拄杖而起行罷兒童之抑搔望西山之咫尺欲褰裳以遊遨跨超峯之奔鹿接掛壁之飛猿遂從此而入海眇翻天之雲濤使夫嵇阮之倫

與八仙之羣豪或騎麟而翳鳳爭榼挈而瓢操顛倒白綸巾淋漓宮錦袍追東坡而不可及歸鋪歎其醜糟漱松風於齒牙猶足以賦遠遊而續離騷也

懷歸賦

沈括

歸休乎嗟生亦勞兮歲常九行而一息四方已莫不異兮欲終往而安卽披荆榛以孤鶩涉大塗之梗塞投屣顏以空入孰爲眠而朝食馨歎一山而百折兮況千里之綿邈高浪鱗卷而電盪兮近不保乎咫尺嗟乎子乘此而安之兮託扶搖以寸翮吾一念子之往兮意久兀碑而屹栗彼夫人之聖哲寧有欲乎顛蹄摩冥冥之無窮抽萬世之潛默雖皎中而自信亦終壞坎而莫覲來之不可與謀兮果去亦庸何傷旣振轡而大驅兮盍倡佯其所適期無羨於古人兮苟亦善吾之令德終曠蕩之可驤兮信幽履之不惑

黃樓賦

蘇轍

熙寧十年秋七月乙丑河決於澶淵東流入鉅野北溢于濟南溢



于泗八月戊戌水及彭城下余兄子瞻適爲彭城守水未至使民具畚鍤畜土石積芻蕘空隙穴以爲水備故水至而民不恐自戊戌至九月戊申水及城下者二丈八尺塞東西北門水皆自城際山雨晝夜不止子瞻衣製履屨廬於城上調急夫發禁卒以從事令民無得竊出避水以身帥之與城存亡故水大至民不潰方水之淫也汗漫千餘里漂廬舍敗冢墓老弱蔽川而下壯者狂走無所得食槁死於邱陵林木之上子瞻使習水者浮舟楫載糗糧以濟之得脫者無數水既涸朝廷方塞澶淵未暇及徐子瞻曰澶淵誠塞徐則無害塞不塞天也不可使徐人重被其患乃請增築徐城相水之衝以木提捍之水雖復至不能以病徐也故水既去而民益親於是卽城之東門爲大樓焉堊以黃土曰土實勝水徐人相勸成之轍方從事於宋將登黃樓覽觀山川弔水之遺迹乃作黃樓之賦其詞曰

子瞻與客遊於黃樓之上客仰而望俯而歎曰噫嘻殆哉在漢元光河決瓠子騰蹙鉅野衍溢淮泗梁楚受害二十餘年下者爲汙澤上者爲沮洳民爲魚鼈郡縣無所天子封祀太山徜徉東方哀民之無辜流死不藏使公卿負薪以塞宣房瓠子之歌至今傷之嗟惟此邦俯仰千載河東傾而南洩蹈漢世之遺害包原隰而爲一窺吾墉之摧敗呂梁齟齬橫絕乎其前四山連屬合圍乎其外水洄洑而不進環孤城以爲海舞魚龍於堦壑闕帆檣於睥睨方飄風之迅發震鞀鼓之驚駭誠蟻穴之不收分閭閻之橫潰幸冬日之旣迫水泉縮以自退樓流楫於喬木遺枯蚌於水裔聽澶淵之奏功非天意吾誰賴今我與公冠冕裳衣設几布筵中酒相屬飲酣樂作開口而笑夫豈偶然也哉子瞻曰今夫安於樂者不知樂之爲樂也必涉於害者而後知之吾嘗與子馮茲樓而四顧覽天宇之宏大繚青山以爲城引長河而爲帶平泉衍其如席桑麻蔚乎旆旆畫阡陌之從橫分園廬之向背放田漁於江浦散牛羊於煙際清風時起微雲靄山川開闔蒼莽千里東望則連山參



差與水皆馳羣石傾奔絕流而西百步湧波舟楫紛披魚鼈顛沛  
沒人所嬉聲崩震雷城堞爲危南望則戲馬之臺巨佛之峰歸乎  
特起下窺城中樓觀翩翩鬼峩相重激水旣平眇莽浮空駢洲接  
浦下與淮通西望則山斷爲缺傷心極目麥熟禾秀離離滿隰飛  
鴻羣往白鳥孤沒橫煙澹澹俯見落日北望則泗水浹漫古汴台  
焉匯爲濤淵蛟龍所蟠古木蔽空烏鳥號呼賈客連檣聯絡城隅  
送夕陽之西盡導明月之東出金鉦薄於青嶂陰氛爲之辟易窺  
人寰而直上委餘彩於沙磧激飛楹而入戶使人體寒而戰慄息  
洶洶於羣動聽川流之蕩潏可以起舞相命一飲千石遺棄憂患  
超然自得且子獨不見夫昔之居此者乎前則項籍劉戊後則光  
弼建封戰馬成羣猛士成林振臂長嘯風動雲興朱閣青樓舞女  
歌童勢窮力竭化爲虛空山高水深草生故墟蓋將問其遺老旣  
已灰滅而無餘矣故吾將與子弔古人之旣逝閔河決於疇昔知  
變化之無在付杯酒以終日於是眾客釋然而笑頽然就醉河傾

月墮攜扶而出



宋文鑑卷第五

宋文鑑卷第六

賦

感山賦

崔伯易

客有為予言太行之富其山一名皇母一名女媧或於此煉石補天今其上有女媧祠因感其說為之賦其辭曰

曲轅先生從先大夫之南征省墨許於紫霄訪武王於朱陵授羅浮之隱書擷三茅之神英息肩淮泗之濱閉關茲歌與世無營一日梁國公子銅鞮處士闐然踵門悅然相親曰先生倦游者矣祈有異聞先生不對賓請愈勤於是為論山中之物山中之民敘山中之遺懽詠山中之滄文二客相視而笑曰先生唐相之家族蕃西京京於吾鄉駕財累程連聯高山見于羣經茲其不言疑未之行試為先生陳之何如公子贊之處士曰夫坤厚之勢猶一人之體崑崙為之首自首而下峽屹嶮嶮無復平地陵轢百國有陰山焉橫二千餘里北為戎狄南為古聖之所治測中言之殆吾國之



乾位昕天銅渾周髀保章參地之形茲爲最詳上正樞星下開冀  
方逢胃而畢自柳以張亂則冀安弱則冀強起爲名邱安爲平岡  
歸乎甚尊其名太行挾大河於楚東瞰北嶽其在旁其高也邐迤  
而上始莫知其高也登躡千里昂目而前望駭實與夫天當其深  
也繚繞盤辟始莫知其深也馳朔東而左轉垂三月而見脊盛連  
延乎碣石傳曰東海之水不盡而此山也吾莫知其所極此其知  
言哉如彼大邦圻鉤壤連如彼大川洲維浦聯殊鄉異觀習乎所  
傳均然若鞍者曰鞍山突然若竈者曰竈山色黑者黑山形方者  
方山如此之類名何可殫墨翟察而知驥之貴尸佼過而辨牛之  
難穆王升由雀道而出世宗行自大河而還孝明嘗登幸上黨郡  
章帝以游至天井關孟德北上紀摧輪之恐謝公西顧引憂生之  
端阮籍失路而詠懷劉峻懷交而發嘆歸晉陽子惠之便道對二  
坂祖濬之詳觀開元錫問於逢車武德置縣而當煩霍襄吾襟共  
附吾肘纏午壁之勢探長城之口天門揭其部分烏嶺支其躡蹠

姑射玉屋隆慮雷首靡迤嶽岑參錯釘鉅或拱其左或捧其右或  
導其前或贊其後讓以奇巘貢以重岫曾夸娥之輪力攤大帝之  
寶授上晻曖兮鵬擊下砰磕兮鯨鬪又若王畿之外五等諸侯奉  
命守土率屬千萬悉面內而騰轅此山之形也汾潞丹洹潯池滌  
易涑沁淇潼清源濟渙奄响將迎縱橫激激安陽巨馬出其夸白  
絮北涿度其液觸遙阜以孤引激榮光而歷羣凝染漸漬哀青貯  
碧此山之容也奠荒有神開社有伯以風主威以雲主澤翻手煥  
陽覆手霹靂近靡百城遠需萬域暴暑亟寒暗天一白煙不得爲  
瘴氣不得爲疫豈其幽深也深其欲而難期其并合也合其力則  
無敵此山之氣候也軒后以來至于成王自時建都遷徙不常遠  
近表裏其陰其陽春秋之前封國旣多春秋之後唯晉爲疆大抵  
以兵爲阻以險爲防守不敢弛戰不敢忘越至卑耳而齊桓以霸  
一入孟門而平公幾亡燕趙中山衛韓與魏或主山東或主河內  
或主山西或主河外或城其隈或據其會或保作咽頸或恃爲腹



心屯留有常阻山陽有常界跬步之側萬人死之復驅萬人而地  
不少退如罷斯林如虬斯壑左顧右睨爪牙鋒鏑乘閒薄人肝腦  
塗地以拳旗虜將而爲樂不然假息竊視扞以城郭從姬歌兒名  
珮重璞不敢不獻雖欲藏之亦終歸乎攫搏駭乎哉固嘗一朝之  
中一舍之間烹四十餘萬之眾築頭顱之山舉長平爲鼎鑊舊壁  
荒城豆分碁錯今千餘年幽陰寂寞此山之勢勝也當時雄豪迭  
指交質行野者非樂其野逐獸者非卽其獸裴徊陵陸踰陲阪阜  
裁約六國毗睨九道孰爲龍首孰爲天竈向背孰徙草木孰遣器  
械孰便憑倚孰厚東西孰廣南北孰表爲蠅孰尾爲鶴孰嚼孰方  
孰圓孰牝孰牡衝輪孰敏沮雁孰懋孰利襲掩孰利藏覆孰此出  
擊孰此入寇孰可徒搏孰可騎孰可啗誘孰可斥候孰可接戰  
孰可挑鬪孰最恐夜孰不欲晝勝此孰遂敗此孰救佯遁孰止乘  
亂孰走孰要於邇孰閉其後記省在目陳說在口憑軾結勒忿秦  
去就所過之邑鸛視狼吼詰無不講嚮無不偶入軍則建旗鼓入

朝則佩印綬以國試膽以民試手爲縱橫家隨以此售關警遲速  
稱畫貧富矯尾厲角恐悞翻構鬼神不能窺其密賢峻不能糾其  
繆中人主之利欲移將相之恩舊其後或主或臣建功立業尤顯  
聞於後世則有決羊腸之險壅此山之道攻滎陽伐韓以威天下  
應侯爲秦昭王之謀也據敖倉之粟杜此山之阨距飛狐之口守  
白馬之津使天下知所歸者酈食其爲漢高祖之謀也踰此山入  
射犬破青犢之眾殺謝躬於鄴以收復天下爲心者漢光武之謀  
也濟河降射犬之眾還軍敖倉屬魏种以河北事然後西向以爭  
天下者魏武帝之謀也進據武牢扼其襟要俾竇建德不能踰山  
入上黨收河東之地而卒以併天下者唐太宗之謀也徐思以觀  
亦吾之近藩北壓燕薊西臨順檀籠裏控外聯區接寰州開其隅  
邑疏其間衡而爲壘缺而爲關有朝歌內黃黎陽之支離有五原  
高平廣武之依攀前規成皋逆嬰邯鄲收襄帷趣駕之威宰簪笏  
假轡之官大城望之如雲小城夾而金安各負城勢熊驤虺蟠宿







姥糝靈氣於天丹轟霧霞之朝覆豁光怪之宵環其金則鈹盪鏐  
銑鐙鏦鏞鏗其玉則瓊玖瑋瑁璚璿琪璵璠石黃綠而青碧珠玫瑰  
而木難餘糧石脂之磽磽楛理長之爛爛陰映宛倚穹注蟠聯  
絲絺氎縠鉛鹽銅礬備先賦之不名距三方而祖繁復有紫沙黃  
霧神鋼是取逗落液於庫澗萃堅英於弱土播蚩尤之遺勇回歐  
冶之靈顧下分擅乎百源上夾輸於六務此其山之琛賂也其鳥  
五色豪鷹窟生峻嶒貌如愁胡皎月明星响撥利戟足卷枯荆鷓趨  
鶚隨往還青冥木栖則鷓鷯鷺鷥水止則鵝翠鳧殊種詭類莫  
可殫名其狀如麋有距四角馬尾聲若鍾磬以出爲瑞赤虎文豹  
黃熊封豕麋鹿獬豸行搏坐噬草則紫團之蓂勤母漏廬麋銜牡  
蒙菴容首烏牛膝豹足龍沙虎須赤節紫蒨如雷菑胡雲英玉支  
解蠡菴蘭鹿腸鶴虱彭根屈据澤態天糝芳臭粉敷或同葩異實  
或冬榮暑枯或珍傳太一或用講與區木則有榛有栗其桐其椅  
篁篠懷風桃李成蹊梗柟楓檜思仲蕪莠梓漆樞栲青檀紫葳椴

檉槐棗棠榴棹黎陽樞槩桑粉榆椌槻交柢並節韜唐陰隄身緣  
中材實資療肌松柏千歲蹇金石姿彌根萬仞之峰落影千丈之  
溪孤幹直出百尋而後有枝遠而望焉或如翔鸞或如蟠螭其大  
蔽牛其圓中規參差樛樛下隔百步猶樛憂而相羈公子矍然曰  
陸產之盛僕知焉不若是之詳也且聞之漢甘泉肇於武帝唐含  
元建於高宗或決事於上或受計其中始用材之有餘終興利於  
無窮陛下臨御以來四十餘年未聞圖苑囿之觀土木之工戶牖  
朱綠之飾詔五歲而一易服玩帷帳之具雖屢補而尚供四方黎  
元自視怵然咸願獻力京師進祺皇躬聽鍾鼓管籥之音瞻車馬  
羽旄之容儻有司因億兆之心率懷衛磁相澤潞之人披蒼莽伐  
崆嶲賤新甫之得簡徂徠之封激春淫之悍豪扶丹濟其來東經  
營庶民作爲新宮以壯闡乎中區以周嚴乎九重高闈祕廬侍從  
兮蜿蟺翠旗黃屋往來其冲融追三雍養老之法申其孝慈復延  
英訪問之迹考其邪正更取士之弊法著久官之新令明刺舉勸



沮之典絕苟簡異同之政廣庶長廊翼其兩旁左選天下經術辯  
通之士以爲議郎居講朝廷疑難之義補百司之闕出委觀民決  
獄之事以信其所詳右選天下材勇溫恭之人以爲衛士居講司  
馬軍機之要掌諸門之禁出委偏裨別屯之任以觀其所蒞興利  
如此顧不爲偉歟山日以開貨日以通眾庶習知勿爲牢籠欲發  
者發欲攻者攻登者摺者斲者烹者撥者繫者戈者四時憧  
憧皆民所同庶寶之輪幽萬模之紛紜雕牖彩製羽毛之羣膏矢鏜  
楯之材輿馬骨革之倫被服織華鼓鑄精珍三十取一歸于縣官  
寧有聞子富而父貧興利如此顧不爲偉歟公子再言處士再思  
之曰公子之惠亦云善矣且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況乃三晉  
人號沉鷲孕鶉火之流烈感斗極之勁氣瞻顧端巧手足便利蔑  
淫蠱狂厲之感無喘夜輟瘵之累專思慮而喜任俠貴然諾而多  
慎伎重淪姦侈之化孤守而莫變由滲唐虞之澤彌久而未墜平  
居之際以氣義相視馳馬射獸以爲樂投石拔距以爲戲悲歌慷

慨以攄其鬱矜誇功名以見其志自古受命之主不先得其土則  
先得其士不得其地不足以控諸夏不得其兵不足以威萬萬粵  
天寶失御之後事雖近而不復言而五代不綱之時其迹甚明而  
可以數宋梁失守則晉人南下而急攻河陽師厚不死則魏博六  
州據山口之路莊宗之禍由鄴郡而起清泰之敗緣上黨之助蕃  
戎陷相而石滅鄴兵過河而劉去或羣盜乘隙而並出或前軍自  
此而先渡河東之舉昧李驤疾度控孟津之策世宗之征賴車駕  
倍程有南平之遇可畏也如人懷心腹之疾難去也如木受根祗  
之蠹故吾 太祖皇帝之興也踐祚五月親平澤潞念賊失仲卿  
之計不西下而直趨懷孟而我用向拱之言速濟河而擊其未聚  
離穴成擒吳祚之前料登無難色李氏之深諭如洪波薄江借海  
以爲力雷霆擊空與電而俱赴交廣闡蜀之區淮海江漢之壖彊  
侯暴王襲頓蹶躑納土稱臣冠佩鄰聯雖天命之所在亦主威之  
使然其勢如此猶藏太原謝將休戎十有九年 太宗之弔伐也



指師爲林轉糧如川斷石嶺之應剗隆成之堅躬環甲冑磨鋒易  
弦晝夜圍督六師爭先壓之以天下之重然後始能破焉追我  
真宗撫養其人留蹕授關南之師促使益安陽之屯許北虜之通  
和勅猛將之疏軍以至 陛下仁風德澤扶導長養踰八十春賦  
不聞竭其財力未嘗疲其身憇辯者不知約從連衡之謀尙勇者  
不知收城奪邑之勤室家熙熙老於耕耘如養虎者不與之全物  
賞先至者不導於一津茲奈何合之深山觸鷲猛而爲勅敵之怒  
心饑鑿棘矜若南國之茶海濱之鹽千百良民化爲頑兵或蒙欲  
而拒捕或負恃而貪凌始追罪而羣亡終盛氣而橫行鎮之常員  
則威有所不足列之大誅則民轉相震驚陸機謂興利不足以補  
害君焉孰懲公子曰不然古初生民禽獸雜居無機械以薦食無  
衣裳以被軀累聖哀之修其所無鑽燧取火鑠金於鑪銳以鋒刃  
俾持以趨逐其蟲蛇創其室廬刳木成舟結繩爲罔剡木爲矢弦  
木爲弧以飲以食以畋以漁服牛輶馬紡績耰鋤後王因之訖今

以娛安有至治之世導民以利復爭亂之是虞太公封齊熊繹封  
楚魚鹽之義山林之阻公一發之民往如鶩不數十年齊楚以富  
彼諸侯之國民且守法豈天下之廣人或敢侮調發存邑里之籍  
出入視保伍之名倚之守令之良護以使者之能蓋建隆初興通  
餽之役奚今日之政姑息而艱行是有司不復舉因民之利四方  
無時有可勞之氓弗卹所治之法何如而已亟此禁山摧海之圖  
疑所思之未明處士曰君不聞天子之建宮乎厭江陵之瑰幹空  
鄧林之巨樹山鬼見榮而儻爍坤后斥緼而容與青帝執規白帝  
司矩攝離朱之魄觀其微繆捨俚爾之神明其斤斧裁魯鎮以爲  
址判湘巒以爲礎趨步而龜鳥正叱咤而虹蜺舉星覆重檮雲縮  
萬堵塗以齊楮臂以號土華薦金石之美梁修牙角之賦揚瑤琨  
與織貝荆簪丹而箇籜蒙羽之織縞澗瀍之泉紵優尊而百禮六  
樂華國則東房西序邦賄豐息寧主是耶公子曰嘻 上方東被  
于流求西薄乎羊同南暢于訶陵北愴乎空峒積摯鴻臚填貨大



農天人之交何求而不充徒念覃懷之域三河之衝濬斷乎滄溟  
背栖乎犬戎齊楚歐越魯鄭巴邛轅有所不適楫有所不通重兵  
之常處列城之所宗將帥之治守詔使之過從壤地所生衣食所  
庸不疲其貲卽疲其力不出於官則出於農帑焉而乏府焉而空  
或驕陽淫雨之災或戍發備河之逢流離其民易資梟雄或陰會  
於朋仇或椎埋以成風故先諸權俾怡其衷禹散歷山之金而贖  
賣子之虐湯鑄莊山之幣而救無饘之凶非先君不足以說土非  
首眾不足以就功如彼泉源我發其蒙如彼委藏我啓其封設坐  
視天財而不知發猶有此民而不以爲兵徒示二虜之涵容處土  
曰君知其一未覩其二琉璃之河華林之莊昔居臣民今游犬羊  
然黠虜奚民視此而莫敢乘焉吾非有以守之殆由天設于王公  
帝限乎豺狼若之何侵而夷之以紓其行餌之可欲以發其狂義  
未聞於灌瓜兵或興於爭桑投藟生心文子之至喻牛甘必鬪管  
豎之所量國家近邊雖上腴之地久禁而不耕所棄甚輕爲利甚

明發丁以通驛隋政之已失治氣而未盡魏室之旋傾彼烏足陳  
於治朝哉山東之兵三十五將之師君所聞也請置其說公子曰  
大農之家不患穿墉而廢囷倉善賈之行不念眩篋而捐金珠備  
得其術則害何能擾利果大入則小或可疎今防秋之兵不寄之  
土豪而歲起屯戍繕治之物不蓄於逐州而授於京都不募人訪  
銅而私或自鑄重給民曠土而爭糴於胡遺計若此庸爲利歟由  
眾人焉南牧之慮將智者兮北伐之涂推石傅土決其成功東馬  
懸車胙乎能事突收燕樂捐范陽涿郡三道之師直壓懷柔拒虎  
北石門四兵之勢引輕軍發羌夏之東穴出奇道斬匈奴之右臂  
二客紛辯旣久色相不平抗袂俱起質于先生先生鞮然而笑適  
然而興曰坐吾告汝夫有財而弗取無道者之言也取而不以先  
王之制無法者之言也二者吾聖人之深惡不順乎冬夏不相乎  
陰陽禽獸之殄暴貨幣之誅戕不時而源枯不禁而山傷逆于天  
元降爲災祥則雖傳道之人豈容無責哉古者大德大功之人天



子尊之公侯之爵殊其奉養之方功厚者享亦厚德長者報亦長  
推之四海之內入爲公卿出爲牧伯盛不過數十土地所有人民  
所藏其貨易供其財易當然報非天子之獨私焉蓋天下皆樂其  
有以報也故其民賢者勉焉以修其業愚者雖甚欲焉而無敢望  
其志易平其勞易償今高貴大姓之家列肆侔於府庫邸第羅於  
康莊金紺采綴鏤焜煌被以黼黻裹以雕牆狗馬棄齊民之食  
飲輿妾賤士夫之衣裳賓昏祠葬隳敗紀綱通吏買法陰淫陸梁  
其憑荒負險之民擅彌山絡野之疆畜奴如兵占田論鄉主逋豢  
寇者攸眾寶龜藏甲者爲常州縣徒史私爲之視察鄉亭部夫公  
隨之奮攘是天下山林之出除公上之賦守令吏寺略有常制每  
郡每邑宛轉糜潰輸幾侯而幾王疆桀相師極欲爲威怒網而川  
貧笑斧而林飛孰察諸刊剝水火之遺製孰恤乎堅穉曲直之所  
宜積之徒多而器用殊寡舉之或遠而民資自疲富者售之益輕  
貧者勞而愈微誓窮原藪之饒而况膏腴之歸乃方乃州或蝗或

饑民以爲災而彼反爲宜從是其氓匿稅併田之不暇益令羣猾  
藏租隱地之無疑南方諸山非復昔時材不愛而木不時而獸不  
滋迨有千里不毛裹餓莫支是天地陰陽晝夜長養猶不能以充  
其欲則吾民何負獨爲狸而畜雞蓋馭民無子奪之政厚生無發  
斂之期萬物失由儀之道四海廢崇邱之詩或者縣官列膠幹皮  
羽之須營棟宇舟車之材上苛之以敲笞下撓之以追催索之于  
邇則此旣莫有求之于遠則險孰能來方此之時踣蓄之家驩相  
比朋固所以制百姓之命暮年而篡其業更歲而竭其財如是不  
已饑寒怨愁不委於溝壑則聚爲盜賊非此二者吾不知其安所  
爲哉始於傷財則終於害民察其蠹國必困乎亂俗故國家以皇  
祐之版書較景德之圖錄雖增田三十四萬餘頃返減賦七十一  
萬餘斛由是言之土地財利名制約束不用先王之法其爲弊也  
民失其平若之何而可復高者愈貪而肆蛇豕下者抵禁而趨口  
腹刑罰日增裁害日續蓋兼并不去不足以語政制度不立不足



與言治禁錫存省米之說賤肉有愛牛之意此言雖小可以推類  
事爲之法物爲之制數畧之得非不多也先王禁之以其傷生原  
蠶之利非不博也先王禁之以其害氣果實未熟木不中伐用器  
不中度禽獸不中殺鬻於市者執而有罰不以其時不順其教捕  
一禽折一草謂之不仁斷一樹伐一木謂之不孝公卿大夫羣士  
黎庶居室有品器械有度車馬有等衣服有據飲食有常味人徒  
有常數戮民不敢服綬君子不履絲屨爲農者不得爲工爲士者  
不得爲賈天王之尊也合圍猶惡其盡物諸侯之貴也殺牛尙戒  
於無故小旣無越大豈容負草木鳥獸而舜以命益水火土穀而  
堯以任禹名山大川縱封國而不盼至其漆林獨二十而征五著  
于後王修之愈明典之於天官圖之於地卿任之九職之事辨其  
五物之征主山而有虞主林而有衡中士下士贊其政令府史胥  
徒頒其所行豺祭而弓矢陳隼擊而爵羅罟司險達其道路山師  
辨其物名鷲獸在前穴氏火物而誘之出阱獲旣設冥氏伐鼓而

使之驚然後萬民隨之詔焉以程斬材者有期月竊木者有常刑  
至于金玉錫石非人之專取犀象麋鹿角人之所登率避其孳育  
以待其豐成必以其時素王稱其大順不可勝用孟軻陳其養生  
貴賤有差六器五輅之資民得而無所用興造不妄五金六材之  
屬民用而無所傷禁發之有期重輕之有常天生時而寒暑平地  
生財而品類昌碩以盆鼓蕃以谷量暴暴如山岳渾渾如河江山  
出銀寶丹甌陬聚麒麟鳳凰追前世之盛被于此時以吾君之聖  
方諸先王陶唐之二宮姚虞之總章商人之重屋周人之明堂雖  
危眉者考愛惜朝夕期有以必覩也子之言曾何比今於漢唐  
陛下慈仁如天廣厚如地任臣則勿疑聞諫而必喜賞罰不濫切  
愛乎民命祭祀罄虔動交乎天祉遠民之弊雖守臣不知而知之  
甚詳克己之誠在匹夫難行而行之甚易至若五帝憲老之禮三  
王觀風之制六典建官之法三適進賢之例患有司不得其術不  
患朝廷之不行患臣下不舉其職不患信任之不至今也輔相大



臣左右良士重君子爲臣去就之節思古人得君功烈之致施以善俗爲本學以力行爲貴居朝廷不以先後持其嫌守藩鎮不以內外疑其勢同德一心齊力協議舉陶謨而矢契稷之業伯夷讓而申夔龍之志以共察天下之善不使有蓋虛驕士之黨以共收天下之傑不使有妒功蔽賢之吏以眾人之耳爲耳聽眾耳之所不聽以眾人之目爲目視眾目之所不視授百司因革於吏而總其成績委二邊軍賦於將而責其必治法制素具東南旣饒天府宏壯訓練有時吳越皆霸王之兵朝令乎西西納十四州之地夕使乎北北歸十三州之城渾然臨之以至隄隕然載之以不傾伊洛之水畫乎其前戎夷畏之踰黃河之湍邱垤之山簣乎其旁戎夷阻之甚太行之橫與其邀近功於一山增眾糶之弊牽危疑於往代汨因循之名使王者之興百有餘年神聖在位而仁愛之澤獨未及於禽獸草木曷可同世而語哉二客離席踟躕媿謝不敏請爲弟子旣而少進曰問阜財得阜民之法問治山得治國之風

且昔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不得已而後起有學焉而後臣者有不可得而臣者今山之隱逸亦如是而後至乎曰莫可得而知也神農之於悉諸黃帝之於崆峒顓頊之於綠圖高辛之於柏招帝堯之於務成帝舜之於尹壽禹之於國先生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鬻熊武王之於尚父周公之於虢叔齊桓之於管仲然尊德樂道說者如此也吾觀之彼數子者之心將如是而已乎莫可得而知也二客恍若自失再拜而罷



宋文鑑卷第六

宋文鑑卷第七

賦

珠賦

崔伯易

煎茶賦

黃庭堅

別友賦

黃庭堅

汴都賦

周邦彥

珠賦

崔伯易

高郵西北有湖名璧社近歲夜見大珠其光屬天嘗問諸漁皆言或遇於它湖中有竊謀之者則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至賦曰萬物之精上為列星其在下者因物而成形故天下之偉寶不妄其所託託物之主實內鍾乎神靈吾嘗臨東海旅南溟泛淮江之湯湯濟岳陽之洞庭觀其容液衍裕蓋天地之委藏祕怪惚恍蛟虬崢嶸豈世人敢指名哉若乃雲夢震澤浮梁合浦獸潛宮亭神見牛渚直湘沅以南浮懷涇渭而北注顧導東而成滄浪激西而



爲濫瀕延平誕奇漢皋殊遇率傳載之雜出爲異物之所處或設  
限於藩服或效琛於王府鑠高郵之經治裂楊州之故部有湖埭  
旁將三十所大或萬頃小亦千畝迤邐兮聯絡參錯兮駢布由卑  
以自處兮傾十數州之羨沃穹山大野谿谷原藪晝夜走險越千  
里而來赴者莽不知其幾千百處壓東南之滌漫勢膠瀉而無涯  
魚則鯁鯉編鱸鱗鱖鮓鳥則鵝鶩鳧鷖鷓鴣鴛鴦若煙海會  
如泥沙蟲螺蟹若蝦蛤卉菱芡而荷華木不數舟陸無算車漑灌  
乎民田漕引乎國家夾埭長陂程水壤之固護飭官命屬厭功利  
之紛拏迨夫地脉泉源孰爲要遮潛合陰附應淮海之砢砢微風  
翻瀾矧其甚耶其或駭怒決溢隄防之所不加決滌千里農民播  
溺宛轉流離而不相救又況其廬舍之與桑麻噫是亦涉者之厖  
觀矣瑰祥恢怪庶幾乎託焉間乃省貢書考圖編所陳者特盤飧  
之微固不聞有把握之貴爲當世之所傳發詠乎川珍翱翔乎水  
邊爰有蘆人漁子相語而來前曰先生之念者貨也若夫川澤之

精理則不然不寶於人獨寶於天今此有夜光之珠產於深淵我  
意其神先生辨旃其始也和景晴湖波夜平煙冉冉以四收萬  
籟息而無聲則是珠也凜氣將之若海月之升含彩吐耀周隅皆  
明呀紺石而爲宮被綠苔以垂纓挹奔星之光芒吸沉瀿之精英  
木散景兮扶疎草露實兮紅青林鳥警而移枝羣犬愕兮爭鳴於  
是叩人徐呼上流俱起撫鴻罾以先趨領督笥之已試連徽挺拔  
灑網持柁嗟雖鑑其眉睫疑未曉其機器方詭置之漸張果造形  
而已逝而況伏見靡時歛彼倏此與蛟龍之爲朋會風雨而作衛  
彼能三足而在籟鼈九肋而充饋漢蛟鮓之青骨鄭龜羹之異味  
勅牛悅水而黃奪澤馬翫繩而足躡犀狎偶而解角翠因媒而折  
翅江使被執於行役巨魚爲腊於貪餌文具璫瑁出禍其腸腹金  
華玉英坐窮於淘漚塵蜃胎寒熠耀自喜怵絕意於遐引適足殺  
其軀而已矣是故號數選者我固謂之貨也能不爲珠之笑耶予  
曰嗚呼噫嘻信子言也旣明且哲則大雅君子者耶不常所居擇



利害而去就者耶用以晦明知在己者耶色斯舉矣學孔子之徒者耶薄泥塗而不辱不恥下賤者耶川不涸岸不枯有德鄉里者耶久而不聞其遜世者耶既而復曰嗚呼噫嘻照魏王之乘耶燭隋侯之室耶謂上幣耶飾冠冕而佩耶客有聞者亦矍然而興曰嗚呼噫嘻吾聞諸石室之書曰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然則得之者或非其心獨王者之心耶

煎茶賦

黃庭堅

洵洵乎如澗松之發清吹皓皓乎如春空之行白雲賓主欲眠而同味水茗相投而不渾苦口利病解膠滌昏未嘗一日不放箸而策茗枕之勳者也余嘗爲嗣直淪茗因錄其滌煩破睡之功爲之甲乙建溪如割雙井如虜日鑄如粵其餘苦則辛螯甘則底滯嘔酸寒胃令人失眠亦未足與議或曰無甚高論敢問其次涪翁曰珠江之羅山巖道之蒙頂黔陽之都濡高株瀘川之納溪梅嶺夷陵之壓瓢印之火井不得已而去於三則六者亦可酌免禍之甌

淪魚眼之鼎者也或者又曰寒中瘠氣莫甚於茶或濟之鹽勾賊破家滑竅走水又況雞蘇之與胡麻涪翁於是酌岐雷之醪醴參伊聖之湯液斲附子如博投以熬葛僊之亞去藜而用鹽去橘而用姜不奪茗味而佐以草石之良所以固太倉而堅作彊於是有所胡桃松實菴摩鴨腳教賀靡蕪水蘇甘菊既加臭味亦厚賓客前四後四各用其一少則美多則惡發揮其精神又益於咀嚼蓋大匠無可棄之材太平非一士之略厥初貪味雋永速化湯餅乃至中夜不眠耿耿既作溫齊殊可屢敵如以六經濟三尺法雖有除治與人安樂賓至則煎去則就榻不游軒后之華胥則化莊周之胡蝶

別友賦送李次翁

黃庭堅

曩聞義於孫李指尊選以見招惜予行之舒舒曰其夜以爲朝予望道於堦垣見萬物之富有恨逸駕之絕塵又驂予以四牡喟車後之無策其四方乎索友仰雲飛而注弋俯淵靚之沈鈎或一能



之勝予忘日月之不予謀或登吞舟之鱗或下垂天之翼手予弓而不釋恐斯道之或息維廬江之四李三隱約於龍眠維若人之仕蚤懷明月而麗川歲庚午而會梁語聞道之大用吸江漢以爲深累邱嶽以自重尾擊之而首應西犯之而東抗棄旗鼓而不逐儼其陳之堂堂偉道學之崇崛增懦夫之激昂觀出日於東方雖於食馬而不吝無肯綮以自試居自喜於餘刃彼覆卻之萬方期斯言之猶信水渾渾而進舟風剌剌而侵裘恐事親之不勸則惟是之同憂

汴都賦

周邦彥

臣邦彥頓首再拜曰自古受命之君多都於鎬京或在洛邑惟梁都於宣武號爲東都所謂汴州也後周因之乃名爲京周之叔世統微政缺天命蕩杙歸我有宋民之戴宋厥惟固哉奉迎鸞輿至汴而止是爲東京六聖傳繼保世滋大無內無外涵養如一含牙帶角莫不得所而此汴都高顯宏麗百美所具億萬千世

承學之臣弗能究宣無以爲稱伊彼三國割據方隅區區之霸言餘事乏而三都之賦磊落可駭人到于今稱之矧皇居天府而有遺美可不愧哉謹拜手稽首獻賦曰

發微子客游四方無所適從旣倦游迺崎嶇迴迥造於中都觀土木之妙冠蓋之富煒燿煥爛心賦神悸睽睨而不敢進於是夷猶於通衢彷徨不知所屆適遭衍流先生目而招之執其祛局局然歎曰觀子之貌神采不定狀若失守豈非蔽席隱茅未游乎廣廈誅草鉏棘未擷乎蘭葭披褐挾蘊未曳乎綺縠微邦陋邑未覩乎雄藩大都者乎發微子恬然有赧色曰臣翱翔乎天下東欲究扶桑西欲窮虞淵南欲盡反戶北欲徹幽都所謂天子之都則未嘗厯焉今先生訊我誠有是也然觀先生類辯士其言似能碎崑崙而結溟渤鏤混沌而形罔象試移此辯原此汴都可乎臣固不敏謹願承教先生笑曰客知我哉於是申喙據牀虛徐而言曰噫子獨不聞之歟今天下混一四海爲家令走絕徼地掩鬼區惟是日



月所會陰陽之中據要總殊揭鍵制樞拱衛環周共安乘輿而此  
汴都禹畫爲豫周封鄭地背觸臨而上直實沈分以爲次惟蓬澤  
之固境昔合縻之所至芒碭渙渦截其面金隄玉渠累其脊雷夏  
灘沮繞其脇疊邱訾婁夾其腴梁周帝據而麋沸唐漢尹統而寧  
一故此王國襲故不徙恢圻甸域尊崇天體司徒制其畿疆職方  
辨其土地前千官而會朝後百族而爲市分疆十同提封萬井舟  
車之所輻輳方物之所灌輸宏基融而壯址植九鼎立而四嶽位  
仰營域而體極立土圭而測晷蜀險漢空荆惑閩鄙推此中峙不  
首不尾限而不迫華而不侈環睇睇於郡縣如岫嶺之迤邐觀其  
高城萬雉埤堦鱗接繚如長雲之方舒屹若崇山之礪礎坤靈因  
巖鳳而跼躄土怪畏權壓而安貼胥靡不可縋而登爵鼠不可噉  
而穴利過百二嶮踰四塞鄙秦人之踐華陋荊州之却月須捷步  
與超足矧蹻跚與蹙蹙闕城爲門二十有九瓊扉塗丹金鏞鏤獸  
列兵連卒呵夜警晝異物不入詭邪必究城中則有東西之阡南

北之陌其衢四達其塗九軌車不理輦互人不爭險易劇驂崇期  
蕩夷如砥雨畢而除糞夷蕪穢行者不馳而安步遺者惡拾而恣  
棄跨虹梁以除病涉列佳木以安怵惕殊異羊腸之詰曲或踉蹌  
而折轄顧中國之闐闐叢貨幣而爲市議輕重以奠賈正行列而  
平肆竭五都之瓌富備九州之貨賄何朝滿而夕除蓋趨贏而去  
匱萃駟儉於五均擾販夫於百隧次先後而置敘遷有無而化滯  
抑彊賈之乘時摧素封之專利售無詭物陳無竅器欲商賈之阜  
通迺有塵而不稅銷卓鄭猗陶之殖貨禁乘堅策肥之擬貴道無  
游食以無爲矧敢婆娑而爲戲其中則有安邑之棗江陵之橘陳  
夏之漆齊魯之麻薑桂藁穀絲帛布縷鮐鯢鮑醜醢醢或居  
肆以鼓鑪橐或鼓刀以屠狗彘又有翳無閭之珣玕會稽之竹箭  
華山之金石梁山之犀象霍山之珠玉幽都之筋角赤山之文皮  
與夫沉沙棲陸異域所至殊形妙狀目不給視無所不有不可殫  
紀若夫帝居安麗人所未聞南有宣德北有拱辰延互五里百司







鰥夫與寡婦備凶旱之乏絕則有九年之預又將敦本而勸稼開  
帝籍之千畝良農世業異物不覩播百穀而克敏應三時而就緒  
蹠鏘鎧闐灌暎雨淫孰任其力候疆候以千耦其耘不怒自力疏  
邀其理狼莠不植奄觀堅阜與與蕤蕤溝塍畦互萬里而連繹  
醜惡不毛礪陜荒瘠化為好時轉名不易惟彼汴水貫城為渠並  
洛而趨昔在隋葉禩丁大業欲為流連之樂行幸之游故鑿地導  
水南抵乎楊州生民力盡於畚鍤膏血與水而爭流鳳翔徒見於  
載籍玉骨已朽於高邱顧資治世以為利迄今杭筏而浮舟桃花  
候漲竹箭比駛洶湧滉灑漚漚沸瀆掬防崖岸溇瀉迅邁匪江匪  
海而朝夕舞乎滂湃掀萬石之巨艦比均堂之一芥舵艣不時而  
相值篙師颺拱而俟取智者不敢睥睨而興作縣千禩而為害豈  
積患切病待聖人而後除耶厥有建議導河通洛引宜禾之清源  
塞孽華之渾濁蹙廣堤而節暴紆直行而殺虐其流舒舒經炎涼  
而靡涸於是自淮而南邦國之所仰百姓之所輸金穀財帛歲時

常調舳艫相銜千里不絕越舫吳艚官艘賈舶閩謳楚語風帆雨  
楫聯翩方載鉦鼓鏜鏘人安以舒國賦應節若夫連營百將帶甲  
萬伍控弦貫石動以千數其營則龍衛神勇飛山雄武奉節拱聖  
忠靖宣効吐渾金吾擲颺萬勝渤海廣備雲騎武肅材能蹶張力  
能挾輒投石超距索鐵伸鉤水執鼃鼃陸拘羆貅異黨之寇大邦  
之讎電驚雷擊莫不繫纆而為囚於是訓以鶴鷺魚麗之形格敵  
擊刺之法剖微中虱貫牢徹札揮銳擲鏃舉無虛發人則便捷器  
則犀利金角丹漆脂膠竹木以時取之遴棄惡弱割蛟革以連函  
劇兕觥以為弭剽魚服以懷鍰百工備盡磨錐削其成鑿鋼而  
銀鏃植之霜凝而電爍故有彊衝勁弩雲梯轆車脩鍛延鏃鈇戈  
兌艾繁弱之弓肅慎之矢谿子之弩夫差之甲龜蛇之旄烏隼之  
旗軍事蚤正用戒不虞其次則有文昌之府分省為三列寺為九  
殊監為五左選為文右選為武曰三十房二百餘案二十四部黜  
隋之陋更唐之故補弊完罅剔朽焚蠹人夥地溥事若織組滋廣



莫治疊疊成蠱纖弱不除將勝戕斧雖離婁之明目迷簿書而莫  
覩豪胥倚文以鬻獄庸吏瘵官而受侮各懷苟且以逃責孰肯長  
慮而卻顧官有隱事國有遺利紛訟牘於庭阨繫纆囚於囹圄此  
浮彼沉甲可乙否操私議而軋沕各矛盾而齟齬於是合千司之  
離散儼星羅於一字千梁負棟萬楹礎誅喬松以爲煤空奧山  
而劓楮官有常員取雄材偉器者以充其數上維下制前按後覆  
譬如長蛇扶其脊脊而首尾皆赴闔戶而議飛檄乎房闈應答乎  
秦楚披荒榛而成徑繹繳緲而得緒崇善廢醜平險除穢纖悉不  
遺乎一羽於是宣其成式變亂易守者刑之所取貽之後昆永世  
作矩至若儒宮千楹首善四方勾襟逢掖褒衣博帶盈切乎其中  
士之匿華鏹采者莫不拂巾緹褐彈冠結綬空巖穴之幽邃出郡  
國之遐陋南金象齒文旄羽翮世所罕見者皆傾囊鼓篋羅列而  
願售咸能湛泳乎道實沛然攻堅而大叩先斯時也皇帝悼道術  
之沉鬱患詁訓之荒繆諸子騰躡而相角羣言駘蕩而莫守黨同

伐異此妍彼醜挈俗學之蕪穢詆淫辭而擊掊滅爽窳之熒燭仰  
天庭而覩晝同源共貫開天發部於是俊髦並作賢才自厲造門  
闈而臻壺奧騁辭源而馳辨圍術藝之場仁義之藪溫風扇和儒  
林發秀宸眷優渥皇辭結糾榮名之所作慶賞之所誘應感而格  
駒行雉响磨鈍爲利培薄爲厚魁梧卓行透鋒露穎不驅而自就  
復有珮玉之音籟豆之容絃歌之聲盈耳而溢目錯陳而交奏煥  
爛乎唐虞之日雍容乎洙泗之風誇百聖而再講曠千載而復覲  
又有律學以議刑制算學以窮九九舞象以道幼稚樂德樂語以  
教世胄成材茂德隨所取而咸有若夫會聖之宮是爲原廟其制  
則般輪之所作其材則匠石之所掄萬指舉築千夫運斤揮汗霏  
霧吁氣如雲磬鼓弗勝靡有諭勤赫赫大宇有若山踊而嶙峋下  
盤黃壚上赴北辰藥珠廣寒黃帝之宮榮光休氣籠籠往來蔥蔥  
鬱鬱而氤氳其內則檐椽椳題采梁楹栴閤棋闈闔屏宇閤闈聳  
張矯踞龍征虎蹲延樓跨空甬道接陳黜亞備盱燦爛詭文菱阿



英蕖之流漫驚波迴連之瀛域飛仙降真之縹緲翔鸞鷓鷯之甍  
甍地必出奇土無藏珍球琳琅玕璠璣瑤琨流黃丹沙玳瑁翡翠  
垂棘之璧照夜之蟻鵠象鬣角割犀剗玉鏤刻雕鏤其妙無倫焜  
煌煥赫璀璨輝映繁星有爛形霞互照軒廡所繪功臣碩輔書太  
常而銘鼎彝者環列而趨造龍章鳳姿瑰形瑋貌文有伊周武有  
方召猶如蹇諤以立朝圖靈社稷指斥利害踟躕四顧而不撓其  
殿則有天元太始皇武儷極大定輝德熙文衍慶美成繼仁治隆  
之名重瞳隆準天日炳明 皇帝步送百僚拜迎九卿三公挾輶  
扶衡儀仗衛士填郭溢城于時黔首颺集百作皆停地震嶽移波  
翻海傾足不得旋耳不得聽神既安止窮閭微巷惟聞咨嗟歎異  
之聲於是山巒房俎犧樽竹籥踐列於兩楹瞽史陳辭宰祝行牲  
案芻豢之肥臞視物色之犁解登降裸獻百禮具成至於天運載  
周甲子新厯受朝萬方大慶新闢于時再鼓聲絕按稍收鐫儼三  
衛與五仗森戈矛與艾戟探平明而傳點趣校尉而唱籍千官鶩

列以就次然後奏中嚴外辨也撞黃鍾以啓樂合羽扇以如翼依  
飛道駕以臨座千牛環帝而屏息爐煙既升寶符奠瑞聆乾安之  
妙音仰天顏而可覲羌夷束髮而蹈舞象胥通隔而傳譯宣表章  
以上聞奏靈物之充斥羣臣迺進萬年之觴上南山之壽太尉升  
奠尚食酌酒樂有嘉禾靈芝和安慶雲舞有天下大定盛德升聞  
飲食衍衍燔炙芬芳威儀孔攝而中度笑語不譁而有文故無族  
譚錯立之洞眾躡廣布武之紛紜蓋天子以四海爲宅有百姓而  
善羣廷內不灑掃而行禮則天下雲擾而絲棼故受玉而惰知晉  
惠之將卒執幣以傲知若敖之不存聞樂而走者爲金奏之下作  
雖美不食者爲犧象之出門賦湛露彤弓而武子不敢答奏肆夏  
大明而穆子不敢聞蓋禮樂之一缺則示亂而昭昏是以宣王享  
士會以殺烝而刑三晉之法高祖因叔孫之制而知爲帝之尊豈  
治朝之禮物尙或展翳而沉湮此所以舉墜典而定彝倫者也其  
樂則有咸池承雲九韶六英采齊肆夏簫韶九成神農之瑟伏羲



之琴僊氏之鍾無句之磬鏗鏗鏗鏗和氣薰蒸于以致祖考之格  
于以廣先王之聲昔王道既弱淳風變澆樂器遭鄭衛而毀矇瞽  
適秦楚而逃朝廷慢金石之雅正諸侯愛歌管之敖嘈文侯聽淫  
聲而忘倦桓公受齊樂而輟朝季子始無譏於鄆仲尼迺忘味於  
韶故使制度無考中聲浸消非細則擻非庫則高惟今也求器得  
耕野之尺吹律有聽鳳之簫或灑或離或鼗或磬或鏞或棧或管  
或筦眾器俱舉八音孔調鸞鷲離丹穴而來集鳴嗶嗶而舞脩禰  
又有賓旅巴渝之舞僭佻狄鞮之倡遠人面內而進拔踰山海而  
梯航故納之廟者周公所以廣魯觀之庭者安帝所以喜其來王  
若其四方之珍以時修職取竭天產發窮人迹砥其遠邇陳之藝  
極厥材竹木厥貨龜貝厥幣錦繡厥服絺絺貢羽毛祀貢祭物  
嬪貢絲枲物貢所出器貢金錫礪砥弩丹鉛松怪石惟金三品惟  
土五色泗濱浮磬羽畎夏翟龍馬千里神茅三脊方箱隋棊肆陳  
乎殿陛豐苞廣匱亟傳乎騎驛連檣結軌川咽塗塞耶歛終歲而

不息至於羌氏僂翟儋耳雕腳獸居鳥語之國皆望日而趨累載  
而至懷名琛拽馴獸以致於闕下者旁午迺有帛氎罽蘭干細  
布水精琉璃軻蟲蚌珠寶鑑洞膽神犀照浦山經所不記齊國所  
不覩者如糞如壤輪積乎內府或致白雉於越裳或得巨獒於西  
旅非威靈之遐暢孰能出瑰奇於深阻蓋徼外能率夾種來以修  
好則中土常有聖人出而寧宇然皇帝不寶遠物不尚殊觀抵金  
於嶮巖之山沉玉於五湖之川洞剽之劍迺入騎士之鞞齧鄰之  
馬或服鼓車之轅至於乾象表貺坤維薦祉靈物仍降嘉生屢起  
暈適背鏹重蜺抱珥鳴星隕石怪飈變氣垂白鮫背者不知有之  
況能言孺倪豈獨此而已也復有穹龜負圖龍馬載文汾陽之鼎  
函德之芝肉角之獸蕭聲之禽同穎之禾旅生之穀游郊栖庭充  
畦冒時非煙非雲蕭索輪困映帶乎闕角蔥蔚乎城壘鷲鳥不攫  
猛獸不噬應圖合謀窮祥極瑞史不絕書歲有可紀發微子於是  
言曰國家之有若是歟意者先生快意於吻舌而及此耶先生曰



國家之盛烏可究悉雖有注河之辯折角之口終日危坐抵掌而譚猶不能既其萬一此特汴都之治迹耳子亦知夫所以守此汴都之術古昔之所以興亡者乎客曰願聞之先生曰繫此寰宇代狹代廣更張更弛黃帝都涿鹿而是爲幽州少昊都窮桑迺今魯地伏羲都陳帝嚳都亳堯都平陽迺若昊天而授人時舜都蒲阪迺觀羣后而輯五瑞公劉處豳而兆王業之所始太王徙邠者以避狄人之所利文王作鄴方蒙難而稱仁武王治鎬復戎衣而致父蓋周有天下三百餘年而刑措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年而五伯更起星離豆割各據穀兵以專列疆侯脅帶於弱國不領人君之經費天下日蹙而日裂中國所有者無幾當時權謀爲上雌雄相噬孰有長距孰有利背兵孰先選糧孰夙時孰有翹關之卒孰有憑軾之士孰有素德孰有彊倚孰欲報惠孰欲雪恥或奉下邑以賂讎或舉連城而易器骸骨布野介胃生蠅肘血丹輪馬鞍銷髀勢成莫格國墟人鬼噫彼土宇凡幾吞而幾奪幾完而幾弛

秦中形勢之國加兵諸侯如高屋之建瓴水神舉天邑以先得者爲上計其他或左據函谷右界褒斜號爲百二之都東有成皋西有崤澗定爲王者之里以至置春陵之俠客興泗上之健吏扼襟控咽屏藩表裏名城池爲金湯役諸侯爲奴隸拓境斥地輟輶荒裔東包蟠木西卷流沙北繞幽陵南裹交趾厥後席治滋永泰心益侈或慢守以啓戎或朋淫而招宄橫調無藝而垂竭游役不時而就斃盧令日縱而不繼鷺翻厭觀而常值睚眦則覆尸而流血愉悅則結纓而珮璫粉墨雜糅賢才逆曳腫微豕豕而竊肉食賊臣迴穴而圖大器郡國制節侯伯方軌或爲大尾而不掉或爲重腿而屢躓室有丹楹城有百雉朝廷無用於揚燎冠冕不杌於執贄天維披裂地軸杌視羣生夔難而殄瘁雖有城池周以鄧林縈以天漢曳輦可以陟崇巘設附可以濟深水故武侯浮西河而下自哆其地而進戒於吳起蓋稅政肆於廟堂之上則敵國起於蕭牆之裏奚問左孟門而右太行左洞庭而右彭蠡發微子曰天命



有德主此四方如輻之拱載如桷之會極其碣鞏者天與之昌其  
能弱亦非賢之所能彊故將吞楚也白蛇首斷於大澤將繼劉也  
雄雉先雒於南陽龍蔡出櫝而糜弧隱亡周之語孽收襲門而天  
帝貽刑號之殃人力地利信不能偃植而支仆而皆聽乎彼蒼故  
鯨鯢勸解決一死於吻血兕虎闖關踐巍嶽爲平崗蹂生靈如躡  
塊簸天下如揚糠其敗也抉目而芥骨其成也頂冕而垂裳由此  
觀之土地足以均沛澤而施靈光而已易險非所較賢否亦未可  
議也先生曰以易險非所較者固已乖矣以賢否非議者烏乎可  
哉客不聞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有德則昌者乎地欲得險勢欲參  
德迫隘卑陋則無以容萬乘之扈從供百司之廩餼據偏守隅則  
無以限四方之貢職平道理之遠邇撫原申區割宅製里走八極  
而奔走正南面而負屐舉天下於康達力士韞鞬而不敢取貪夫  
汗縮不敢睨者恃德之險也襟馮終南太華之固背負清渭濁河

之注搯人之吭而拊人之脊一日有變而萬卒立具然而布衣可  
以窺隙而試勇匹夫可以爭衡而號呼彼天府之衍沃適爲人而  
保聚此以地爲險者也地嚴德暢然後爲神造之域天設之阻大  
哉炎宋帝眷所矚而此汴都百嘉所毓前無湍激旋淵呂梁之  
絕流後無太行石洞飛狐句望浚深之岩谷豐樂和易殊異四方  
之俗兵甲士徒之須好賜匪頒之用廟郊社稷百神之祀天子  
奉養羣臣稍廩之費以至五穀六牲魚鼈鳥獸闔國門而取足甲  
不解纍刃不離韜秉鉞甸奴而單于奔幕抗旌西楚而冉駹螳伏  
南夷散徒黨而入質朝鮮畏菹醢而修睦解編髮而頂文弁削左  
衽而曳華服逆節躑躅而取禍者折簡呼之而就戮耽耽帝居如  
森鋌利鏃之外向死士逡巡而莫觸仁風冒於海隅頌聲溢乎家  
塾伊昔天下怙危王猷失度皇綱解紐猋豺當路帝懷寶歷未知  
所付可受方國莫越藝祖圖緯協期謳謠扇孺赤子雲望而風  
靡英雄螽趯而蠅附玉帛駿奔者萬國冠冕充塞乎寰宇絕塞稅



鎧而免鞞障壘熄燄而摧櫓拜檻神威有此萬旅奕世載德茂聞  
過舉髮櫛禾穉子攜稚哺擊菓懋穗拔惡鑿嫵鉞觚角之礪刻荆  
攬槍而牧圉爰暨 皇帝粉飾朴質稱量纖鉅鎧鎧奏廟之金玉  
璨璨夾楹之簠簋訓典嚴密財本豐阜刑罰糾虔布施優裕田有  
願耕之農市有願藏之賈草竊還業而斂迹大道四通而不敷車  
續馬連千百爲羣肩輿輶載前卻而後跂搏壤歌者萬井未聞  
歌嘖而告瘡雖立遺爲界其誰敢擣膊以批捍況此汴都者乎抑  
又有天下之壯客未嘗覩其奧也且 宋之初營是都也上睇天  
時下度地制中應人欲測以聖智建以皇極基以賢傑限以法士  
垣以大師屏以大邦扞以公侯城以宗子以義爲路以禮爲門鍵  
鑰以柄開闔以權掃除以政周裹以恩迺立室家以安吾君有庭  
其桓社稷臣也有榱其桷眾材會也有闡孔張通厥明也有牖孔  
陽達厥聰也其檻如衡前有憑也其壁如削後有據也其陛則崇  
上陵踐也其極則隆帝居中也邑都旣周宮室旣成於是上意自

足迺駕六龍乘德輿光警蹕由黃道馳騁乎書林下觀乎學海百  
姓欣躍莫不從屬車之塵而前邁妙技皆作見者瞻碎迺使力士  
提挈乎陰陽搏捥乎剛柔應乎成器方圓微碩或粉或由隨意所  
裁上方咀嚼乎道味斟酌乎聖澤而意猶未快又欲浮槎而上窮  
日月之盈昃尋天潢之流派操執北斗之柄按行二十八星之次  
奪雷公之枹收風伯之鞞一瞬之間而甘澤霽霈囚亭彗於幽獄  
敷景雲而黯靄統攝陰機與帝唯諾而無闕如此淫樂者十有七  
年疲而不止諫而不改吾不知天王之用心但聞夫童子之歌曰  
孰爲我已孰釐我載茫茫九有莫知其界客迺覩覩然驚拳拳然  
謝曰非先生無以刮吾之矇藥吾之曠臣不能究 皇帝之盛德  
謹再拜而退







